



歸先生文集卷之三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周詩校

荅顧伯剛書

日月有光頌首伯岡足下比承厚意非言所能謝更  
辱教誨以順應之說捧讀數過深用歎服論語之書  
孔子與其門人論學者最詳其荅諸子之問仁曰非  
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其言也詘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皆自其用處言之未嘗塊然獨守此心也易大傳曰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人心本與天地為一三代以  
後直為不能易簡不能與天地相似日用動作至於  
所以為天下國家往往增私長知用計用數無非吾  
性之贅疣故其治也非三代之治而其亂也其極至  
於三代之所未嘗有來教推順應之說而以禪授放  
伐言之可謂發明無遺蘊矣但以忠恕於一貫有精  
粗之異竊恐猶所未安所謂吾道一以貫之孔子之  
所以為一者蓋特有所指而未發其實指忠恕而為  
言也曾子因門人未達始復明言之若言夫子之道

只是忠恕一件以貫之耳無他道也子貢問一言而  
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恕所以終身行之即忠恕  
所以一以貫之也豈可區別為聖人之一貫而謂之  
精學者之忠恕而謂之粗哉忠恕本無聖賢之別而  
在學者工夫分界自有生熟之殊賢人所以近於聖  
人聖人之所以與天為一即此忠恕而已子貢曰我  
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此子貢能服  
膺夫子之教而行之故夫子深喜之而曰賜也非尔  
所及也先儒乃以為非子貢所及忠恕之事苟子貢  
不能及而何望於後之學者道之在天下易簡而已

聖人則從容自中乎道學者則孳孳修復乎此均之  
盡乎心而已所謂充拓得去天地變化草木蕃其實  
一忠恕也故一以貫之而後可以終身行之豈可斷  
截忠恕二字顛獨以為學者之事耶承下問懔懔併  
以鄙見請質焉有光白

示徐生書

徐生倬學于余四年矣世學之卑志在科舉為第一  
事天下豪傑方揚眉瞬目群然求止于是生非為科  
舉文不以從予予不為科舉文亦無由得生然予之  
期于生者世未之知也今年正月予遊金陵生為書

數百言汲汲乎恐其志之不遂而憂予之去而失所  
助也予未有以答及是予將計偕北上生愈不自聊  
賴復為書乞所以為學者夫聖人之道其迹載于六  
經其本具于吾心本以生之迹以徵之燦然炳然無  
庸言矣心之蒙弗亟開而假於格致之功是故學以  
徵諸迹也迹之著莫六經若也六經之言何其簡而  
易也不能平心以求之而別求講說別求功效無怪  
乎言語之支而蹊徑之旁出也生其敏勵以翼志靜  
默以養實檢約以遠耻凝神定氣於千載之上六經  
之道必有見乎其心矣苟唯浮逞譁嘩與庸同事而

口舌是恣曰吾有以異于人人則非獨生欺予予亦欺生也因書以勉生且以貽二三子

山舍示學者

某疎魯寡聞藝能無效諸君不鄙相從於此竊以為科舉之學志於得而已矣然亦無可必得之理諸君皆稟父兄之命而來某固不敢別為高遠以相駭眩第今所學者雖曰舉業而所讀者即聖人之書所稱述者即聖人之道所推行論綴者即聖人之緒言無非所以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而出于吾心之理夫取吾心之理而日夜陳說於吾前獨能頑然

無槩於中乎願諸君相與悉心研究毋事口耳剽竊以吾心之理而會書之意以書之旨而証吾心之理則本原洞然義趣融液舉筆為文辭達義精去有司之程度亦不遠矣近來一種俗學習為記誦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淺中之徒轉相放效更以通經學古為拙則某區區與諸君論此於荒山寂寞之濱其不為所嗤笑者幾希然惟此學流傳敗壞人材其於世道為害不淺夫終日呻吟不知聖人之書為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為攫取榮利之資要之窮達有命又不可必得其得之者亦不過酣豢富貴蕩無廉耻之

限雖極顯榮祗為父母鄉里之羞願與諸君深戒之也

與潘子實書

有光頃首子實足下頃到山中登萬峯得足下讀書處徘徊惆悵不能自歸深山荒寂無與晤言意之所至獨往獨來思古之人而不得見往往悲歌感慨至于淚下科舉之學驅一世于利祿之中而成一番人材世道其敝已極士方沒首濡溺于其間無復知有 人生當為之事榮辱得喪纏綿縈繫不可脫解以至老死而不悟足下獨卓然不惑痛流俗之沉迷勤勤

慊慊欲追古賢人志士之所為考論聖人之遺經於千百載之下以僕之無似至厓誨語累數百言感發之餘豈敢終自廢棄又竊謂經學至宋而大明今宋儒之書具在而何明經者之少也夫經非一世之書亦非一人之見所能定而學者固守沉溺而不化甚者又好高自大聽其言汪洋恣肆而寔無所折衷此今世之通患也故欲明經者不求聖人之心而區區於言語之間好同而尚異則聖人之志愈不可得而見矣足下之高明必有以警憤憤者無惜教我幸甚

論三區賦役水利書

有光再拜謹致書明侯執事竊承明侯以本縣十一  
十二十三保之田土荒萊居民逃竄歲逋日積十數  
年來官於茲土者未嘗不深以為憂而不能為吾民  
終歲之計明侯戚然於此下詢芻蕘某生長窮鄉談  
虎色變安能默然而已竊惟三區雖隸本縣而連亘  
嘉定迤東沿海之地號為岡身田土高仰物產瘠薄  
不宜五谷多種木綿土人專事紡績周文襄公巡撫  
之時為通融之法令此三區出官布若干疋每疋准  
米一石小民得以其布上納稅糧官無科擾民獲休  
息至弘治之末號稱殷富正德間始有以一人之言

而變易百年之法者遂以官布分俵一縣夫以三區  
之布散之一縣未見其利而三區坐受其害此民之  
所以困也夫高阜之地遠不如低漥之鄉低鄉之民  
雖遇大水有魚鱉菱芡之利長流採捕可以度日高  
鄉之民一遇亢旱彌望黃茅白蒿而已低鄉水退次  
年以膏沃倍收瘠土之民艱難百倍也前巡撫歐陽  
公與太守王公行牽耗之法但於二保三保低漥水  
鄉特議輕減而於十一十二十三保高阜旱區却更  
增賦前日五升之田與槩縣七等保膏腴水田均攤  
三斗三升五合此蓋一時失於精細而遂貽無窮之

害小民終歲勤苦私家之收或有不能及三斗者矣  
田安得不荒逋安得不積此民之所以困也吳淞江  
為三州太湖出水之大道水之經流也江之南北岸  
二百五十里間支流數百引以灌溉自頃水利不修  
經河既湮支流亦塞然自長橋以東東流之水猶駛  
迨夏駕口至安亭過嘉定清浦之境中間不絕如綫  
是以兩縣之田與安亭連界者無不荒以三區言之  
吳淞既塞故瓦浦徐公浦皆塞瓦浦塞則十一十二  
保之田不收重以五六年之旱溝澮生塵磬磬待盡  
而已此民之所以困也生愚妄為執事者計之其一曰

復官布之舊乞查本縣先年案卷官布之徵于三區  
在於某年其散於一縣在於某年祖宗之成法文襄  
之舊稅一旦可得而輕變獨不可以復乎今之賦役  
冊凡縣之官布皆為白銀矣獨不思上供之目為白  
銀乎猶為官布乎如猶以為官布則如之何其不可  
復也古之善為政者必任其土之所宜以為貢文襄  
之意蓋如此即今常州府有布四萬匹彼無從得布  
也必市之安亭轉展折閱公私交敝有布之地不徵  
其布而必責其銀無布之地不徵其銀而必責其布  
責常州以代輸三區之銀則常州得其便責三區以



代輸常州之布則三區得其利此在執事言於巡撫  
一轉移之間也其二曰復稅額之舊牽耗之法係蘇  
州一郡之事生愚未敢僭及姑言今日之易行者前  
王公已定耗法均攤之田三斗三升五合歉薄之田  
二斗二升既而會計本縣薄田太多而三十六萬之  
外乃增餘積米數千王公下有司再審歉薄之田均  
攤數千之米此王公之意欲利歸於下也有司失於  
奉行如三區者終在覆盆之下而所存餘積之米遂  
不知所歸欲乞查出前項餘積作為正糧而減三區  
之額復如其舊此則無事紛更而又有以究王公欲

行而未遂之意矣夫加賦至三斗而民逋日積實未  
嘗得三斗也復舊至五升而民以樂輸是實得五升  
也其於名實較然矣既減新額又於逃戶荒田開豁  
存糧照依開墾荒田事例召募耕種數年之間又必  
有甦息之漸也其三曰修水利之法吳淞江為三吳  
水道之咽喉此而不治為吾民之害未有已也先時  
言水利者不知本原苟徇目前修一港一浦以塞責  
而已必欲自原而委非開吳淞江不可開吳淞江則  
崑山嘉定青浦之田皆可墾議者不究其本因見沿  
江種蘆葦之利反從而規取其稅自角直浦索路港

諸地悉為豪民之所占向也私占而已今取其稅是  
教之塞江之道也上流既壅下流安得而不闕乎生  
愚為三區之田而欲開吳淞江似近於迂然恐吳淞  
江不開數年之後不獨三區而三州之民皆病也若  
夫開瓦浦溉十一十二保之田開徐公浦溉十三保  
之田此足支持目前下策也生愚聞之古之君子為  
生民之計必不肯拘孿於世俗之末議而決以敢為  
之志况此三區本縣最爾之地在明侯之宇下得斗  
升之水可以活矣伏愿行此三策庶幾垂死而再甦  
之其有德于吾民甚大又今旱魃為災明侯昔日車

馬所過瀕河人跡所至之處禾稼僅有存者至於腹  
裏無復青草近經秋潦徃徃千畝之田枯苗數莖隨  
水蕩漾而已救荒之策免租之議此如拯溺拯焚尤  
不可緩者又今三區無復富戶所充糧役不及中人  
之產賠贖之累尤不忍言乞念顛連無告之民照弘  
治間例及太守南岷王公新行事例免其南北運庫  
子馬役解戶之類此亦可以少紓目前之急也唯明  
侯留意焉

上方叅政書

月日鄉貢進士歸有光再拜上書行省大人執事恭

惟執事以碩德崇望特膺簡命分司圻甸蓋近世行  
省宰相之職而於古則君陳畢公保釐之任也古之  
君子自其平居為小官之時以至於卿相其身之所  
至常必欲識天下之賢人才士不必其職分之所當  
而其心未嘗一日而忘也三吳古稱人才之地執事  
之來蓋已數月其亦可以知其人矣而未聞焉夫豈  
無其人亦或時勢有所不暇于此也某讀書學聖人  
之道有年矣有司不以其不肖貢於禮部屢進而屢  
拙然而天子之大臣徃徃亦知其為人欲一見之  
而卒不敢見也以為士之所守者在是也而天子

之大臣乃不以為罪而亟稱之於人則某之所以自  
信者其又可知也今自執事開府以來不肖之跡兩  
及門矣執事亦察其所為耶去歲鄉里惡少妄引戶  
籍無端之辭以相鈎陷當此之時某蓋以罪人見也  
執事不以為罪人而使之揖讓于庭以盡其所欲言  
以此見古之大臣之度如此也而有司者不察以為  
上官所受之詞如此告者必直被告者必負方欲攬  
撫以入其罪而無所得則蔽之以逃竄之罪誠以數  
十人之所告無所一當也而上官之人又不可以罪  
則於其間苟得一罪以為可以解而已矣其於愛惜

人才培養士氣未嘗念及也反令無賴小人得氣以去善人喑啞如此可為太息矣執事于獄詞之上亦有所疑焉而不欲變者豈非以事體纖微更為回駁非所以委任有司之意此又古之大臣之度如此也今者復有迫切之情告於執事伏惟少垂察焉孟子曰同室有鬪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雖閉戶可也今非鄉鄰之踈而有同室之戚重以孤寡笈然氣勢無依煇煇之慘懸命畧刻苟得一言以聞於明公之前以救其垂絕之命雖被戮辱不敢以自諉也然此亦今世之人苟可以自諉者也明公可

以知其無所為矣往者夏忠靖公周文襄公在吳也

之公在吳也

入與天子唯諾於殿庭出與小民從容問難以求其瘼如家人父子而後天下之人知朝廷之近而天子之親也故曰庶民近天子之光又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若二公可謂大臣矣今之有司乃小民望之所謂如天如神明者由此言之所謂大臣者非明公而誰天下無道亂獄滋豐貨賄多有孔子作春秋明一王法邾庶其莒牟夷黑肱區區竊土地為穿窬之事皆具文而直書之誠以風俗世教之所係雖微而不可忽也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明主罔與成

厥功有光今所陳亦所以求盡匹夫匹婦之情於明公之前而已矣明公毋罪其瀆焉

答俞質甫書

人至得初一日所惠書感激壯厲三復浪然雪涕嗟乎質甫則既知之矣豈待于千百世之後耶僕自謂處下賤之地如啞啞聾聵了無所知與乃分之宜昨偶發憤一言不幸遂有喜事之名然寔在于耳目之近臨時感觸出于意之所誠然而不能已者僕又必欲得足下發其幽光施之論述非特求繪藻之工為文章纚纚然觀美矜炫于世而已顧其志意有足深

悲者杞舟綠衣之篇彼其所處以今日視之尚為人道之常而作者為之憂傷怨憤反復嘆息蓋深悼其不幸而美其志意之不倫聖人遂因而存之以為千百世之法况今日之變萬萬于此故欲與足下顯其行事使千百世之後畧知今世之人亦有出于栢舟綠衣女子之上者雖戮彛倫反道敗德恟愆煩冤而天下之公理猶在人心不至泯滅漸盡而天地之所以不至覆墜者有此耳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夫彼已甘就屠剔割割以遂其志此豈有顧于後世之榮名者要之僕與足下之心如此而已如足下卒

為揚讓僕何望焉

論禦倭書代

某廢棄山林之日已久天下之事非分之所宜言者顧自以世受國恩身在江湖不敢一日而忘魏闕之下况今倭奴逆天悖暴實吾父兄弟百年之仇恥辱明公惓惓下問一得之愚敢不自竭伏見天子哀憫元元誕布德音明公以股肱耳目之重臣膺茲簡命俾執玉帛告祭東海之神精誠昭格百靈效順龜鱉小醜當知無遁逃之所矣昔裴晉公李中丞嘗受視師之命不旋踵而元濟就擒劉禎授首克成

淮蔡澤潞之功况我聖朝之威靈萬萬於有唐而明公之所以自待者豈自處裴李之下哉固宜詳延博采不遺於芻蕘之賤也某不敢為泛說以瀆明聽姑就今日用兵之勢言之自倭奴入寇於今三年度劉我人民淫汚我婦女焚蕩我屋廬有司嬰城而自保軍衛莫之誰何眈眈焉視彼重裝滿載得氣而去徒諉曰無兵猶可也今各省之兵四集無慮十萬屯聚境上區區殘息游魂滅此而朝食可也而至今相持未見有必戰之計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故善者果而已矣孫子曰久暴師則國用不足鈍兵挫

銳屈力殫財則諸侯乘其敝而起故兵聞拙速未覩  
巧之久也今若是不幾於鈍乎豈老子之所謂果乎  
議者謂此寇不宜與之戰在坐而困之此固一說也  
然窮天下之精兵散甲士於海上曠日彌月而久不  
決則所謂困者在我矣是不可不察也則今日之計  
宜於速戰而已然兵有分有合徒厚集其衆於一而  
不為之列屯要害廣布形勢則賊之所出必視吾無  
備之處而為之走集是宜觀地之要以擬其潰吳越  
之地瀕於大海海口之可通者數路而已既不能把  
扼而使之突入三江五湖之間要害之可守者數處

而已又不能按據而使之橫潰則將何為而可也某  
以為賊在川沙兵之所向能保其敗於東不潰於西  
耶攻其外不潰于內耶故太湖之口可屯也三泖之  
口可屯也吳淞江之中道可屯也某嘗循行江上問  
所謂滬瀆壘者知昔人禦寇之遺跡即如此壘正在  
蘇松二府之中賊得至此則蘇州松江諸縣無日不  
危也故為屯壘不獨可以拒賊之入路又可以為州  
縣之聲援也昨者黃岡涇之捷斬首之多以前所未  
有然賊復東出則賊鋒雖挫於五湖之上而蠻烟復  
接於九峯之間矣由此言之分屯其可後乎往賊攻

州而府不救攻縣而州不救劫掠村落而縣不救府如無州州如無縣縣如無村落僅僅自保於一城之中如與人鬪而束其手足絕其黨而孤立如之何能自存也幸而此賊在於抄掠而已設有長驅之志孰能禦之是唇齒俱亡首尾衝決矣即使徒以保城為功而置百里生民於度外為人父母何以為心况京畿千里之地蕩然無藩籬之限兵之失勢莫甚於此此其不可一也凡王者之師未有不分別其逆順離散其黨與者今閩浙亡命與諸島之夷固所必誅若吾民所在被其係虜而髡之以為前行以餌吾師嘗

聞我軍斬首虜二百餘其間止有一二為真賊者則臨陣之際豈可不辨其真偽明購賞格開示丹青生活之信古之用兵能使賊為吾用而今驅之使為賊此其不可二也聚天下之兵而軍政不立斷斬不行鹵掠不禁前者方陷陣後者已奔佚是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進生之計且所謂營壘行陣間蹀兵械與夫分數形名虛實竒正之說兵家之所常言悉置而不講此其不可三也故今日之兵在於決機而分屯以佐其勢又當戒飭州縣之吏不宜以閉塞城圍為上策百姓之逃歸者不可逆以奸細而禁錮



誅戮之至於誅賞軍令之大今之所調雜以夷獠宜示中國之紀律不可為蠻夷所笑如是而戰不勝賊不滅者未之有也然今雖以殄滅為期而經畧措置非數十年不能安寧且夷性貪狠狃於虜獲之利雖有懲艾不能保其不來夫自正統以來殆將百年及今而發如人之疾病一旦發作豈得遽止故宜考求宣德正統之間前之所以侵盜而無已後之所以頓息而不來則有以知其故矣永樂中廣寧伯鎮守遼東築城金線島之西北夜見東南海島中火光即知寇至邀擊之擒斬無遺以是寇不敢入境蓋彼懸度

大海經以旬月非風候不行又不能多齎糧餉賊未到岸往往饑罷兵法無負於水而迎客無迎水流獨於禦倭宜反而用之必迎水逆擊不使上岸此必盡之術也舍是則由外海而入內海由海入港由港入城郭如今日必至之害矣謂宜振飭祖宗之法自廣閩浙淮以至遼東修沿海列衛之政則兵不必別調也舉都司備倭之職則將不必別選也不然而恃客兵客兵不可久居設使撤還賊將復至周旋不已是兵無時而息也而民亦殫矣議者又謂宜開互市弛通番之禁此尤悖謬之甚者百年之寇無端而至

誰實召之元人有言古之聖王務修其德不貴遠物  
今又徃徃遣使奉朝旨飛船浮海以與外夷互市是  
利於遠物也遠人何能格哉此在永樂之時嘗遣太  
監鄭和一至海外然或者已疑其非祖訓禁絕之  
旨矣况亡命無藉之徒違上所禁不顧私出外境下  
海之律買港求通勾引外夷釀成百年之禍紛紜之  
論乃不察其本何異揚湯而止沸某不知其何說也  
唯嚴為守備鴈海龍堆截然夷夏之防賊無所生其  
心矣其身罹寇難以與鄉邑父老熟計之此言或有  
近於理幸賜採擇而行之

上趙侍郎書

代

比歲島夷陸梁踰度大海劫掠州縣屠剝焚污之慘  
近古所未有而太平日久民不知戰分閫調兵迄今  
四載尚通天誅天子哀憐百姓無辜重念我皇  
祖開基根本重地特遣心腹大臣臨祭東溟相賊形  
勢考較將吏拊循元元德意甚厚閭下肅將明命躬  
至海上祇事齋宮還見父老具宣天子所以憂念  
吾民者書辭懇至悲傷慘怛之意溢於言外東南萬  
姓舞蹈懽呼歌頌聖德皆以區區小醜為不足平  
而閭下更為之廣詢博采以求長治之策周公之一

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諸葛孔明之開誠心布公道  
集衆思廣忠益更千百年於今復見某也江海迂生  
曾無九二之議以干左右顧自以令先公與寒家累  
世交情之厚見閣下佩玉鳴琚持節過家富貴焜燿  
於時功名流布於世實感慨發憤思欲一見以觀左  
右之輝光譬之蟠木根抵輪困離竒然為先容者久  
矣則固不敢後於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也嘗念閣下  
之先公以宿學重德當未遇時薄游吾鄉主於先大  
父之家賓主之間情好甚篤吾父得承下風接餘論  
閨門微細骨肉纖介無不為之委曲教誨其游如父

子先人每念及未嘗不感公之德至於泣下雖地阻  
兩浙而往來無間每相過登堂拜母閣下少年時亦  
過吾家度必能記憶也某兒時尚能識先公皤然古  
貌一日撫某之首命之曰若必讀春秋吾令吾兒授  
汝大義某謹識之以至于今不幸先人奄棄身惴惴  
於顛覆死亡之中幾不能復視天日而此心之耿耿  
者未嘗泯中間契闊二十年非敢猥自踈外實私心  
冀得寸進以至京師當以通家子投刺於門下以自  
托於故舊之末不幸連遭蹇阻死喪相繼又為勢豪  
之家摧剥萬狀先人舊廬自經寇燹蕩然無餘僮奴

百餘大半死於鋒鏑不肖僅以身免寄迹于崑山故  
舊之家誠恐一旦死填溝壑以負尊先公之訓與先  
人之志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又以少有知識即不  
敢以庸衆人自待雖屢擯斥於有司而耻為記誦剽  
竊之文獨好觀前代治亂得失之故與自古英雄戰  
爭進取之跡而審其成敗勝負之數又生長海上頗  
知屯堡要害及營陣之法土兵水卒之習性與今之  
所為若有異者欲科條其事為書以獻而急于一望  
閤下之顏色是以未果而先之以此書幸恕其狂愚  
且知故人之子其志不欲沒沒而或有可教者耳特

與之進幸甚

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論今年水灾事宜書

某生長東南祖父皆以讀書力田為業然未嘗窺究  
水利之學聞永樂初夏忠靖公治水于吳 朝廷賜  
以水利書夏忠靖公之書出於中秘求之不可得見  
獨於故家野老搜訪得書數種因盡閱之間採其議  
尤高者彙為一集嘗見漢世國家有一事必令公卿  
大臣與博士議即雜議始元中諸儒相論難監鉄及  
宣帝時桓寬推衍之至數萬言而盛稱中山劉子九  
江祝生之徒欲以究成治亂定一家之法某所取水

利論僅止一二然以為世所傳書皆無逾於此者邨大夫考古治田之跡蓋浚畝澮距川濬防溝遂列澮之制數千百年其遺法猶可尋見如此昔吳中嘗苦水獨近年少雨多旱故人不復知其為害而隄防一切廢壞不修今年雨水吳中之田淹沒幾盡不限城郭鄉村之民皆有為魚之患若如邨氏所謂塘浦闊深而堤岸高厚水猶有大於此者亦何足慮哉當元豐變法擾亂天下而邨氏父子荆舒所用之人世因以廢其書至其規畫之精自謂范文正公所不能逮非虛言也單君鏗本毗陵人故多論荆溪運河古跡

地勢蓄泄之法其一溝一港皆躬自相視非苟然者獨不明禹貢三江未識松江之體勢欲截西水入揚子江上流工緒支離未得要領揚州藪澤曰具區其川三江蓋澤不患其滯而川患其不流也今不專力於松江而欲涸其源是猶惡腹之脹不求其通利徒閉其口而奪之食豈理也哉近世華亭金生綱領之論寔為卓越然尋東江古道於嫡庶之辨終猶未明誠以一江泄太湖之水力全則勢壯故水駛而常流力分則勢弱故水緩而易淤此禹時之江所以能使震澤底定而後世之江所以屢開而屢塞也松江源

本洪大故別出而為婁江東江今江既細微則東江之跡滅沒不見無足怪者故當復松江之形勢而不必求東江之古道也周生勝國時以書干行省及都水營田使司皆不能行其後偽吳得其書開浚諸水境內豐熟迄張氏之世畧見功效至論松江不必開其乖謬之甚有不足辨者尋周生之論要亦可謂之詭時達變得其下策者矣某迂末之議獨謂大開松江復禹之跡以為少異於前說然方今時勢財力誠未可以及於此伏惟執事秉節海上非特保鄣疆圉且以生養吾東南之赤子生民依怙之者切矣邇者

風汎稍息開疏瓦浦五十餘年湮沒之河一旦通流連月水勢泛濫凡瓦浦之南相近二十餘里水皆向北而流百姓皆臨流嘆誦明公之功德蓋下流多壅水欲尋道而出其勢如此不得其道則瀰漫橫暴而不制以此見松江不可不開也松江開則自嘉定上海三百里內之水皆東南向而流矣頃二十年以來松江日就枯涸惟獨崑山之東常熟之北江海高仰之田歲苦旱灾腹內之民宴然不知遂謂江之通塞無關利害今則既見之矣吳中又乏雨水今雨水初至若以運數言之恐二三年不止則仍歲不退之水

何以處之當此之時 朝廷亦不得不開江也天下  
之事因循則無一事可為奮然為之亦未必難明公  
於瓦浦實親試之矣且以倭寇未作之前當時建議  
水利動以工費無所於出為解然今十數年遣將募  
兵築城列戍屯百萬之師於海上事窮勢迫有不得  
不然者若使倭寇不作當時有肯捐此數百萬以興  
水利者乎若使三吳之民盡為魚鱉三吳之田盡化  
為湖則事窮勢迫 朝廷亦不得不開江矣弘治四  
年五年大水至六年百姓饑疫死者不可勝數正德  
四年亦如此今年之水不減於正德四年尚未及秋

民已嗷嗷矣救荒之策決不可緩欲望蚤為措置米  
谷設法賑濟或用前人之法召募饑民浚導松江姑  
且畧循近世之跡開去兩岸茭蘆自崑山慢水江迤  
東至嘉定上海使江水復由鎗口入海放今年亭瀦  
之流備來年洊至之水亦揀時之策也某蹇拙非有  
計慮足以裨當世獨荷執事知愛盡其區區之見或  
有可備末議者伏惟裁擇之幸甚

寄王太守書

某昨承明府論及水利匆遽辭別不及盡言某非能  
知水學者然少嘗有意考求見盧公武郡志止抄錄

事跡畧無綱要今新志因之而近來言水利者不過  
祖述此耳嘗訪求故家野老得書數種獨取郝氏二  
三家斷以為專門之學遂彙錄成書非能特有所見  
也唯以三吳之水潛於太湖太湖之水泄於松江古  
今之論無易此者故著論以暢前人之旨嘗又讀禹  
貢注三江者訖無定論惟郭景純及邊實之論為是  
故定以為三江之圖明府見諭謂吳淞江與常熟縣  
無預某所論三吳之水非為常熟一縣之水也江水  
自吳江經由長洲崑山華亭嘉定上海之境旁近之  
田固藉其灌溉要之吳淞江之所以為利者蓋不止

此獨以其直承太湖之水以出之海耳今常熟東北  
江海之邊固皆高仰中間與無錫長洲崑山接壤之  
田皆位窪多積水此皆太湖東流不快之故若吳淞  
江開濬則常熟自無積水然則吳淞江豈當與許浦  
白茅竝論耶明府又謂揚子江錢塘江何與於吳中  
水利某之意特欲推明三江之說蓋自來論吳中之  
水必本禹貢三江既入之文自孔安國以下以中江  
北江為據既失之泥班固韋昭桑欽近似而不詳故  
當從郭景純唯三江之說明然後吳中之水可得而  
治也經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先儒亦言三江自入



震澤自定文不相蒙然吳淞一江之入震澤底定實  
係於此經文簡畧不詳耳某誠恐論者不知此江之  
大漫與諸浦無別不辨原委或泥張守節顧夷之論  
止求太湖之三江用力雖勞反有支離湮汨之患也  
但欲復禹之跡誠駭物聽即如宋郊亶時之丈尺時  
力亦恐未及而水勢積壅為害欲求明府先令所在  
畧據今日河影開挑芟蘆使自崑山夏駕口至嘉定  
柵橋尋入海之口則江水有通流之漸矣今春量撥  
賑飢之穀召募饑民或可即工又旁江之民積占芟  
蘆指以告佃為名所納斗升之稅所占即百頃之江

兼之漲灘之稅亦多吏胥隱沒官司少獲其利昔宋  
時圍田皆有禁約今奸民豪右占江以遏水道更經  
二三年無吳淞江矣若責所占之人免追花利止令  
隨在開挑以復舊跡則官不費而姦有所懲矣某二  
十年屏居江上未嘗敢獻書當事者異日呂公有意  
水利然以平日非相知不敢有所陳前以分司舊識  
因開瓦浦問及而明府親屈二千石之重敦行古誼  
虛懷下接且惓惓以吾民之魚鱉為憂故特有言耳  
然區區所望於明府有大於此者昔魏王召史起問  
漳水可以灌鄴田子何不為寡人為之史起曰臣恐

王不能為也王曰子誠能為寡人為之寡人盡聽  
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為之民必大怨臣大  
者死其次乃籍臣臣雖死籍願王之使他人逐之也  
王曰諾使之為鄴令史起因往為之鄴民大怨欲籍  
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逐為之水已  
行民大得其利由此言之興一世之功不當恤流俗  
之議也區區之見要以吳淞江必不可不開即日渡  
江違離節下豈勝瞻戀因還舡附此不宣

遺王都御使書代

某屏居山野不敢復通於當世士大夫雖承明公

顧念不遺衰棄而亦不能少伸候謝之情負罪何可  
言茲輒不自量以鄉里細民之情冒有陳瀆惟明公  
採擇焉往歲漕卒與嘉定之民鬩時巡院適在彼境  
見其不直頗加懲艾遂至負恨以單詞赴臺陳訴其  
糧米不無糠粃之雜而亦不盡然也明公以軍國重  
計不容有所縱貸然猶顧恤民隱不加深究吳人莫  
不忻懽鼓舞歎頌明公之德矣邇者檄下欲以嘉定  
縣糧赴郡治交兌民情頗有不便譬之驕兒之於慈  
母有不得其所欲不能不號呼而隨之此某之所以  
不自量而代為之言也嘉定負海去郡治二百里所

往來以潮汐為候又經歷太倉崑山而後至此法一行民間又增轉搬折耗之苦將來之弊不可勝言者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為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諸侯地方里中之為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考之禹貢古之輸百里二百里蓋所必計也今江南為國家奉地歲漕自所在水次達於京師三四千里費無不出于民雖假之漕卒其實民輸之三四千里也今又加之二百里又比古之天子諸侯之輸矣夫漕卒舊法領兌於嘉定彼以泛舟之便無分毫之損也而嘉定交兌於蘓州復有雇船

之役增數倍之費也 國初罷海運為轉運其始直隸蘇松常浙江杭嘉湖之糧送至淮安鎮江廬鳳淮揚之糧送至徐州徐州山東兗州之糧送至濟寧而以裏河船遞送至京師此所謂轉運也當時民以為不堪故改定於淮安瓜州水次增加船脚耗米對船貼兌與軍領運此所謂兌運也民猶以為不堪故又改定於本府州縣附近水次交兌而增加漕卒過江脚耗自此民不復送至瓜淮而漕卒自至所在州縣支運此所謂長運也 國家立國歷一百餘年因革損益務求以便民蓋至於長運而其法始定疑未可

以輕改也此法一動恐後之議者以蘇州不可復議  
瓜淮瓜淮不可復議徐州濟寧未知今日之民可以  
堪此否也夫以米石加充五六斗是以石五六斗而  
運一石也况過江脚價日增月益不知其幾而後乃  
以長運代民之充運民之所以得宴然於境內而使  
軍自至者非能役之也實增加耗之米雀之也軍之  
所以不得不至者實厚受其雇而為之役也明公考  
求其故必不肯容易改易於其間者矣若夫糧米插  
和及爭訟小節明公稍加振飭所在孰敢不奉令况  
戶部每年奏差主事監充奉有專勅監充能舉其職

則明公可以無問矣亦不至啓長運為充運之漸也  
國家殫天下之力以養兵一旦有事兵者至於無所  
用而獨驅民以戰而天下之民竭蹶以奉天下之兵  
不知其已也是固有可痛者矣漕卒虓暴賴所在有  
司與之牴牾僅可少支今明公意有所偏重即異日  
之放縱無所不至有司承風莫敢誰何民猶以羊而  
禦狼也瀕海州縣自經倭奴剽掠之餘十室九空而  
加編海防賦調日廣至辛酉之水吳中千里皆為巨  
浸為百年所未有之灾當時撫院不曾奏蠲至今易  
銀征賠未已鄉民離農畝日在官府聽候比較晝夜

捶楚流血成溝質鬻妻兒投命貴室廬舍拆毀蒿萊  
遍野盖有所不忍見者明公甘棠之愛在於吾民今  
日領天下財賦百姓嗷嗷尚望於常格之外加以曠  
蕩之恩而嘉定之民如以驕子得罪於慈母可以少  
戒而不可以深懲之也况兌運一事所繫非淺是以  
少效狂瞽之言伏惟矜恕幸甚

歸先生文集卷之三

歸先生文集卷之四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書

上徐閣老書

四月十四日進士歸某謹再拜獻書少師相公閣下  
某幸生明公之鄉相望不過百里自少已知嚮仰而  
無由得一接其聲光某庚子之歲舉於南郡而所試  
之文乃得達於左右顧稱賞之不置時有獲侍而與  
聞之者輒相告以為幸矣子之見知於當世之鉅公

長者如此自後數試於禮部遇明公之親知未嘗不傳道其語以為寵某之試又輒不利退而歸耕於野以為古之人有生同世而不相知者矣有知之而異世者矣不知者恨其同世知之者恨其異世今獲與明公同世而又知之而明公方在日月之際某之蹇拙蔽翳無復自振以為今已矣無以望明公之門矣是同世而有異世之感也往歲海虞瞿內翰見訪以為子之不遇不足憂即徐公當國子之進有日矣今幸而適明公之當國又幸隨多士之末而自獲舉以來幾又二月不一望明公之輝光此某之所以食不

甘味寢不成寐者也某嘗讀易觀消長變更之際雖聖人不能無懼而漢唐宋之君子每履其際其氣不能不動其色不能不形而天下不能無驚以疑蓋以少不順而激為大變者有之矣今明公處之宴然而風俗世道為之潛易如寒暑雨暘之至而人不覺此古之大臣之所難也又嘗讀史見漢文帝踈賈誼之少而問馮唐之老光武下馮衍之賦而隆桓榮之經兩漢風俗治體超軼後代實在於此今明公於科舉之際稍示意嚮而海內枯槁之士已于于焉樂觀明公之化矣於此之時稍有蘊抱誰不欲爭自濯磨以

自致於明公不肯沒沒而已也况某被知于數十年之前者乎今茲輒有干於閣人者獨以數十年之知而不一見於明公明公以數十年之知其人而不見其一來其亦不能無怪也昔魯曾舍人鞏上范資政書云士之願附於門下者多矣使鞏不自別於其間固非鞏之志亦閣下之所賤也某素慕鞏者故不量其不能如鞏而欲學鞏之自別焉平生頗有所撰述去家時不及裒彙成編橐中得雜藁十九首謹以為贄明公試覽其文知其非求於世者也干冒尊嚴伏增惶恐某再拜

上瞿侍郎書

某少年時試白下始識閣下深相慕愛及先後舉於有司閣下一日奮飛九天之上顧猶不忘布素見其潦倒常所隱惻往張文隱公為考官閣下與同事榜出而某落第見公於邸第公忽忽不樂對客曰吾為國得士三百人不自喜而以失一士為恨又謂某曰吾閱天下士多矣如子者可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者也在館閣中子之鄉惟瞿太史深知之成都趙孟靜知之公再為考官再見之其言亦如是又曰吾不能得子二君者終必能得子矣文隱公歿某年往歲

徂任進之心落然然猶不敢自廢罷徒以文隱公垂  
歿惓惓之望亦恃在朝如閣下相知者有所嚮往  
耳間得奉顏色閣下所以接引而加隱惻者尤甚前  
歲始獲第適閣下賜告還鄉孤旅之迹煢煢無依隨  
調為吏吳興夏初入覲還幸遇閣下於京口所以  
道生平慰藉益勤吳興西古鄣南屬在山水窮僻龍  
蛇虎豹之與處黽勉二載拊循孤窮以不負孔子之  
訓諸姦豪大猾不便者亟騰謗議當道憐之未加黜  
謫然羽翼摧殘形神慘沮方圖所以自解而去因見  
閣下加獎拔之語以為士固伸於知己自此意氣復

生方將刷飾於塵垢之中奮拔於泥塗之內振迅於  
阨塞之區躍然如即拜下風侍君子覽盛德之輝光  
邇者除書忽下缺然失望顧已長貧賤今備朝籍為  
六品官豈求逾分然窺測當道者意嚮盖薄示之謫  
譴而往時讒構之說益行矣計此時除書之下閣下  
甫到京席未及暖國家之議未有所及進賢退不  
肖之志未行也夫君命無所逃然朝廷之命官  
亦量其才器之所任士君子處世亦自度其力分之  
所堪而今以為治縣之不能而使之佐郡非其任也  
自知夫治縣之不能而冒以佐郡非所堪也苟而赴



之其為自欺而欺君甚矣。天子新即位天下之士起廢者數十人皆出於膏肓沉沒之中赫然光顯某自顧垂髻荷先朝教養之恩貢于成均薦於京兆無歲不與計偕望天就日之誠白首而不摧挫先皇帝末年始收之顧今同舉進士者大半超拔而某在諸進士之中復不得此數以是知其命之有所限而才之無用也夫以閣下之知己而某不獲自伸則無可望者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士之出處進退遲速有幾自非知幾之君子徘徊疑顧之間其受中傷多矣以閣下之知未及舉而小人讒構之

說亟行知君子之道莫勝也其機械且復藏於冥冥之中未知所究安敢望榮進之塗哉夫志士去國不毀其名苟卿屈原賈生董仲舒之徒去其國而猶全其名如此四子者生於今之世猶難矣所以復敢瀆於閣下者非復有望於榮進亦欲使之得全其後世之名而已夫能愛惜天下之人材不得進而成就之使致其功抑使退而成就之使不失其名此為閣下知己之大賜也今已具疏請告以為小官之去就亦當有禮不宜黯默以受讒人之構陷也又在縣時獲保舉者二應建儲詔得恩封欲求勅命願一言

主者使先人蒙恩地下人子之志願畢矣無任懇戀  
之至不宣某再拜

上萬侍郎書

居京師荷蒙垂昭念三十餘年故知殊不以地望逾  
絕而少變而大臣好賢樂善休休有容之度非今世  
之所宜有也某是以亦不自嫌外以成盛德高誼之  
名令海內之人見之某晚得一第受命出宰百里才  
不迨志動與時忤然一念為民不敢自墮於冥冥之  
中拊循勞徠使鰥寡不失其職發於誠然鬼神所知  
使在建武之世宜有封侯爵賞之望今被挫誣如此

良可憫惻流言朋興從而信之者十九小民之情何  
以能自達於朝廷賴閣下桑梓連壤所聞所見獨深  
知而信之時人以其徒讀書無用又老大不能與後  
來英俊馳騁妄自測擬不待問而自以為甄別已有  
定論矣夫監郡之於有司之賢不肖多從意度又取  
信於所使咨訪之人祇如不覩其人之面望其影而  
定其長短妍醜亦無當矣如又加以私情愛憎又如  
所謂流言者使伯夷申徒狄復生於今亦不免於世  
之塵垢非餓死抱石不能自明也作者大計群吏僅  
免下考今已見謂不能為吏又使匍匐於州縣使益

困迫而失其所性輾轉狼狽不復能自振於群毀之中夫以朝廷愛惜人才當使之無失其所如某垂老不肯自摧挫以求進於天子之科目至三十年而不退却一旦得之使之從百執事齒於下列不敢望公孫丞相桓少傅僅如馮都尉白首郎署亦足以少荅天下之士彈冠振衣願立於朝之志矣今之時獨貴少俊耳漢李太尉嘗荐樊英等以為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以備顧問者悵然為時惜之某顧何敢自列於昔賢之所荐而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以為國家用老成長厚之風

此亦當今公卿大臣之所宜留意者也某今已摧殘至此夫士之所負者氣耳於其氣之方盛自以古人之功業不足為其稍歎則猶欲比肩於今人其又歎則視今人已不可及矣方某之久訕於科試得一第為州縣吏已為逾分今則顧念養生之計欲得郡文學已復不可望計已無聊當引而去之譬行舟於水值風水之順快可以一瀉千里至於逆浪排天篙櫓俱失前進不止未有不沒溺者也不於此時求住泊之所當何所之乎茲復有瀆於閣下者自以禽鳥猶愛其羽修身潔行白首為小人所敗如此人者不徒

欲窮其當世之祿位而又欲窮其後世之名故自托於閤下之知得一言明白則萬口不足以敗之假令數百人見譽而閤下未之許不足喜也假令數百人見毀而閤下許之不足惴也故大人君子一言天下後世以為準其甘自放廢得從荀卿屈原之後矣今茲遣人北上為請先人敕命及上解官疏并道所以輕於冒瀆無任惶悚不宣

上王都御史書

某聞天下之人材其為君子小人皆有一定之性古之所謂知人者非苟知之而已也始知其如此則其

終身不能易也伯樂之於馬卞和之於玉如今馬非絕塵玉非連城二人者必不顧如今二人者顧之而馬與玉豈有變哉馬與玉而有變則天下亦不號為伯樂卞和矣故以為人之賢不肖有定而古之知人者決於一見而終其身不易彼有改節易操者必其始非真性有矯而為之者特其號為知人者之不至焉耳孔子曰舉爾所知蓋謂已知之矣則其舉之無疑也故大臣之相其君其平日常有意於天下之人材一旦而任之幸權而舉平日之所知蓋優然而有餘是以能佐國家成光明之業其聲名永與天地無

窮若夫取之於臨時處極貴之地而欲以週知天下之人材不能如其取於素之為裕也某不材不敢附於當世之賢者念始初閣下為縣時相知最深蓋不謂其不肖也閣下清明直亮少所許可而獨於某而加顧自此閣下為郡二千石馭歷外省及陞中丞治河漕濟州淮揚間某數往來京師道所歷閣下未嘗不垂顧念閣下非有私於某以為為國家急於當世之人材如此前歲得舉進士閣下方召入為司徒某時與諸進士旅見閣下獨加禮異於尋常今歲入覲閣下府第深嚴某一再見然不拒逆而進之閣下不

以慕貴輕天下之士而猶惓惓於其素知者如此某自以諸生文學不辦治縣而事多泥古與世乖忤監郡及臺省大吏無相知者其考宜殿而獨免於過謫則閣下之於某信乎如古人所謂的然昭晰自斷於內而了於冥冥之中此士之所以伸於知己者也然某不能不惴惴自懼恐其有改節易操而有負於閣下者某之為縣不敢自附古人然惟護持小民而姦豪大猾多所不便遂騰謗議顧今小民之情不聞於上而某之受讒構無已夫今銓部之所取信者監郡監郡之刺舉未盡出於公與明漢人有言陛下以使

者為腹心使者以從事為耳目尚書之平而決於百石之吏此亦今世之弊也且監郡所薦舉無不極其褒美語其治行雖古之龔黃卓魯不能有加然古之吏皆積久而成今並布衣諸生少年遠者僅二載何治之卓卓如此夫果能如此則其縣治矣何遷代之後其彫殘猶故也如此則考其舉刺亦有類於謾欺者矣况監郡之外復有采取流言飛文一被口語無自全者閣下清德重望彈壓百吏凜然風裁監郡者不敢為欺謾其刺舉必公與明其讒說亦無自至于臺省然唐虞之世賢聖在朝猶有讒說壬人以周之

盛而寺人畏讒則雖登明選公舉世咸仰閣下贊翊聖朝之盛而寧獨無其前之所論者念三十餘年受知於閣下今仕塗顛隕於鑠金毀骨之日至閣下務委曲而全濟之此所以有伯樂卞和之喻也又念前世宰相未嘗隔天下之士世多議韓退之上宰相書然退之非重爵祿者顧三代之盛上下之交常通而於吾君吾相有可以情告者如王介甫平生高介天子之所不能屈當其窮而上宰相之書自言其勢之所宜憐者不諱也况某以閣下之素知若有所隱而不告不又幾於有負於閣下哉自古一士之不遇至

此受崑山常熟二字大異以今觀之常熟本詞太峻宜別當是宜本今從之申一級物本與常熟本同今附錄之有頁在周下者之下云昨在京師今萬宗但四年鄉舉也萬公湯養人與有光所治連界嘗竊問萬公曰公我治縣何如萬公曰公治縣無他獨小民無不愛君身有光謝曰得一言可以無愧萬公嘗世賢者非相效也者此七十四字而有光之為縣不敢自附古人至遠勝謗議三字却無之蓋初本改本不同始兩存之

微而後之人追論其世乃以一士之故而歸咎於當世之公卿大臣者多矣某今日之遷自於銓部非閣下之所及知第以為縣既已無狀復勉而佐郡益違其性而志氣衰沮如敗軍之將沒世不復欲從閣下乞改一文學博士之官以養老親顧自初登第時已有此意耻於求乞而有所不敢若至今日乃言之似近於時窮勢迫慕戀祿位而不知止故敢以不肖之軀求解而去官雖微而出處進退宜明是以竊有求於閣下使知某之仕宦雖顛倒狼狽未嘗有負於閣下平日之知伏惟憐而哀之使得全其身名以去不至

墮落於讒人之口不勝幸甚瀆冒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上高閣老書

其竊惟天下之事變不可測而其勢之所趨必有端而可見古之所謂大臣者必能默察其微而制之於無迹故天下常固而不傾微不能制制之於既形事已然而後持之猶可以力振而不至於亂夫惟有天下之材與氣足以運量一世而不肯隨時委靡者為能然夫不制之於微者非其不能也方其時而任未及我也迨其既形而及我不能制之於其微而制之

於其形則視其微者為力尤難而後見君子之材與  
氣夫如是故天下之勢方且將渙而復濟其權方且  
四出而有以收之天下宴然饗其治安非古之大臣  
何以能此自古天下無二百年無事者 先皇帝厭  
代 新天子承統繼緒四海之內忻然望治此世道  
升降之機也若求其微而制之則當在 先皇帝之  
世矣今不敢論其微而論其形夫天下神器不可失  
也天子之大臣能為天子持其權不使至於旁落朝  
廷清明官府一體而後天下之事使之左則左使之  
右則右惟吾之所為以求承平之理若其權稍落而

不收則天下之事無一可為者矣 天子新即位進  
用二三大臣而明公為首天下莫不翹跂以望明公  
今日之所弛張錯注而今天下之勢已形矣 天子  
端冕深宮而以萬幾責成臣下聖度曠然有天道為  
而不宰之盛德然其權恐有窺竊於其旁者書曰兢  
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又曰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此所望於明公朝夕陳戒於吾 君者明公一日釋  
位而去天下愀然失望以為天下之勢莫能為 天  
子持之也且今天下之治體可知矣世之說者以為  
三代各有所尚而我 國家之政尚嚴蓋未有考其



實者 太祖承勝國之後其嚴有時而用自永樂以  
後大抵 朝廷之政日趨於寬歷 五聖至于 孝  
宗仁恩淪浹號為 本朝極盛 武宗之時宦倭盈  
朝盜賊陸梁強藩竊發天下號稱多故而元氣未索  
則以 國家百餘年至我 孝皇培養之深也 先  
皇帝威福自操廷臣時有誅戮而天下之治未嘗不  
在於寬 今天子仁恕慈愛天下莫不聞而 朝廷  
之政反若急促而無聊近衰世之風此不可不憂也  
夫祖宗之法未有可以輕變者宋至熙寧之世承積  
弊之後當宜改絃更張之日神祖以英睿間世之資

銳然有為始用王荊公為新法而天下之士群起而  
爭之君臣力行不顧沿至紹聖以後之紛紛而國勢  
遂不可為今日 朝廷遵守成憲未嘗下一令更一  
事而使者所至日求變法遂至朝令夕改國異家殊  
凡 祖宗均田賦役之政著在令甲者悉非其舊矣  
宋之君臣相與力排天下之議以求變法以天子宰  
相之勢終不能以力勝天下而劫持以必行今一使  
者輒能改 祖宗之法行之一省天下傳相慕効  
國家典憲蕩然生民惶惶未有所定且廷臣建言者  
爭出一事為新奇可喜之論鑽求刻鑿無所不至公

卿懼違其意每輒下所司行之大氏皆希合當世以  
為迫促之政民何以堪之嘉靖累數十年不赦改元  
一赦此天地解而雷雨作曠世之恩也有司拘牽文  
義罪人不得赦者什五免租之文虛被而遣使旁午  
誅求更甚於前謂之理財而財愈乏謂之治兵而兵  
愈耗謂之馭吏而恢詭佞捷姦謏嵬瑣者爭先而為  
謾欺有廉察之虛名而售排陷之險計有薦舉之浮  
詞而致結納之私情有幹辦之小能而行速化之謬  
巧今天下之勢既未有所持而政之紛紛如此一切  
歸於刻鑿而財匱兵弱吏弊而夷狄窺伺盜賊縱橫

率束手而無策徒以支吾目前為不終月之計故某  
謂今天下之勢不能制之於微而制之於形必有天  
下之材氣負天下之重望如明公而後能當之今明  
公優游謝事以坐觀天下之變是豈 天子所以首  
擢明公與天下之所以望之之切乎昔者嘗奉明公  
之教謂讀易而深有得於消長進退之理竊謂明公  
以此行于一身可也若六十四卦天道之運週環無  
窮而乾復垢坤一否一泰一損一益世道之升降在  
明公不可辭也某仕進屯蹇九試於禮部晚為明公  
所甄錄而黽勉為吏以古人自期不敢負明公之教

行之二載湖山夷鬼之鄉頗知信嚮而動與時忤排  
搆乘之明公嘗語及往時興化守之被讒至廷論以  
發小人之姦狀今讒口方張孤危之迹無大人君子  
以為之依自分無所復用於世已投劾而歸欲以餘  
年發明先聖之遺書又面受明公論春秋之大旨即  
當從事此書稍加論述俟有所成重趼造門以求是  
正惟明公不拒而進之方遣人赴都求請勅命併  
上乞骸骨疏特迂道候起居輕瀆威重無任隕越惶  
恐之至

上趙閣老書

某自少應舉連蹇不遇常恨生當太平之盛徒抱無  
窮之志而年往歲徂茫然無所嚮往時張文隱公知  
之時時稱之於人張公垂歿以不能薦達為恨然某  
嘗侍於公間聞公論當世之士獨亟稱明公謂不惟  
於文章絕出他時為國家建弘業者終有賴焉某之  
鄉人在明公門下者亦頗言鄙人姓名為明公之所  
垂記雖以文隱公之故然士固有相知者則有不待  
付授言語相屬而相契合者矣會明公忤時宰屏居  
西蜀者十餘年某始獲舉進士在京師思明公而不  
可見徒念岷峨之高江水之長悵然而歎幸與明公

俱從勅本增

生同時而顧無由一見以為今世則已矣徒若讀書而慕古人於百世之下夫古之人往矣而以為能知我者何也蓋以某之知之而知古人之生於今必能知我也明公之知之則且同時矣而不得一見猶若異世然此某之所歎恨也既而為吏越中明公始復登朝及入覲以為可以得見矣而明公又以南邁某時尚在京師一日天子忽出手詔還明公於朝是時海內之士試都下者四五千人皆歎天子之明聖能知人如此某又私自喜道之將行也文隱公之知人不謬也某之羈窮得所依歸也當是時官程迫

促又不能迎拜明公於馬首昨春自越還遇瞿文懿公於鄉言入朝時與明公嘗以鄙人為薦有感於流言者從中毀之瞿公因言今世薦士之難吾與趙公知子深矣力足以薦士矣尚格而不行語畢黯然不樂者久之夫瞿公鄉里遊從之舊耳目日相接固宜其不能忘明公在萬里之外偶知於數十年之前其不忘而汲汲如此求之於古未有其比也茲以入賀來聞京師人皆道明公數相薦引之語乃益自感傷以為百世之下士之不遇而聞明公之於某如此亦當有感慨而悲泣者矣今以某數十年之嚮慕一

且得見令人不復徒念岷我之高江水之長矣此生  
幸甚第以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自顧其中枵然無可  
以為世用者而州郡之職又非其所任孔子曰居則  
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某於今日益恐有  
負於明公之知進退惶悸伏惟明公有以處之又竊  
謂君子之所以無求於世者有二蓋不知我者不當  
以求既不知我矣強求之未有能知也知求之而無  
益故不求也知我者不必以求既知我矣無待於求  
之苟待於求之則非知也故不必求也夫然則明公  
已知之矣某今所以復有言者以徃年為吏差知自

而持衡之人

愛亦自謂能使鰥寡孤獨不失其職顧不惟勞効不  
得上聞而乃令晦蔽歿世而不見使後之欲為循良  
者以為戒何以厚天下風俗而返漢代長者之風此  
尤可痛也人才之在世有難言者以小才而議大謀  
必厚訾以邪人而察莊士必重誣如使賈誼董仲舒  
陸贄之徒生於今之世必不能與時文薄伎爭長矣  
汲黯鄭當時之治郡必以無能見罷矣惡直醜正群  
飛刺天屈子之直行而受謗荀卿之大儒而逃讒蕭  
望之之經師而拘持必不免矣巧捷者自進長厚者  
自誣寡淺者自升崇竝者自晦此卓犖奇偉之士所

傷

以不見於世而天下之所以憂乏才者以此茲者  
 天子特以明公為相復改任銓部詔旨皆從中出天  
 下想望丰采士莫不鼓舞踴躍自矜奮明公必有以  
 把握天下之大機與二三元老經綸密勿同心一德  
 凡所施為注措上以仰答 聖天子之知下以慰天  
 下士大夫生民之望若古之巫咸傳說回斡元化昭  
 揭日月光輔中興流聲名於史策時者難得而易失  
 遭時際會亦何容易其自度已無用於世而區區所  
 見如此畧為明公陳之非為一身之進退也若身之  
 進退則在明公而已矣若使狸搏牛使虎捕鼠固所

不可至謂憐其無用姑使之苟一日之祿如先王之  
 世所以處侏儒戚施聾瞽之人者亦非其之所安也  
 君子伸於知己而詘於不知己是以冒瀆而忘其僭  
 越焉

歸先生文集卷之四

歸先生文集卷之五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制誥 奏疏附

先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

賜謚文毅誥文

制曰朕於國家之事凡臣下有所建白苟有可采咸  
賜施行寔以什之公議而不私焉故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孕靈湘漢際會風雲擢掄  
魁於鴻漸之辰獲利見於龍飛之歲遂官翰苑事我

先皇帝三十餘年往殿南都以長六卿尋被召還置之丞弼忠誠直亮庶幾有為而弗永其年然隆恩厚卹君臣之義可謂有終始矣間於媚嫉之臣易名未當頃有言者朕下之禮官攷論其世以爾詞尚理要制作渾雄心存世務議論慷慨考文章以知人如陸贄之識韓愈因公正而發憤若汲黯之斥張湯引以同升悉為今日之宰輔與之異趣實乃當時之大姦是以朝廷服其節槩天下想其風采昔我先正良用懷思不有嘉名曷稱輿論是用謚爾文毅蓋公議久而後定非樂於有所改亦必歸於是而後已也爾其

不昧尚克享此

諭祭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裴爵并配贈

夫人楊氏封太夫人邵氏文

維爾性含淳質家承素風有子為文學之臣進位膺秩宗之命贈封荐被伉儷偕榮考其積業之原寔由善德之致再稽令式憫卹宜厚於厥終爰軫䟽聞寵數特申於併錫賁茲新竈祭以共牢尚其冥靈歆此嘉饗

諭祭提督福建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塗澤民文



惟爾蚤占科名歷躋通顯屢經任使積效賢勞自頃  
粵寇稽誅蔓延三省生民受毒徵發連年爲我中國  
之憂貽朕南顧之慮爾當閫寄畏此簡書協謀進兵  
共成犄角鯨鯢就殄嶺海漸清方茲念功遽聞奄逝  
豈以山川之險遂犯霧露之危朕用惻然遣官諭祭  
靈其如在尚克歆承

諭祭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鵬文

惟爾初由俊造荐服仕官遺惠愛于桐鄉肅紀法于  
栢府超陞太僕尋陟中丞屬獫狁之匪茹廼朔方之  
攸寄斬首捕虜捷音屢聞繕塞保城勞績可紀方申

移聞之命亟上養病之章未究厥施奄罹大疾疆場  
多故朕用拊髀人才寔難予所哀念特遣諭祭以慰  
幽魂爾若有知其克歆此

諭祭原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劉畿文

惟爾世族名家接武科第清塗華轍薦歷寺臺昔從  
內庭曾董紫宮之役晚撫全浙永寧滄海之波顯有  
譽聞方深委寄蘭橈桂棟最勞績于考工鶴列魚書  
上鹵獲于幕府恩賙嗣子位正陪鄉在告養病奄忽  
長逝用錫祭葬以厚厥終靈其有知尚克歆服

封朝鮮國王妃朴氏誥文

制曰我祖宗誕膺天命統御萬方睠惟東藩恪脩方  
貢奕世休饗恩賚有加朕嗣守丕基率遵先典迺國  
君繼祚既遣使以疏封肆婦爵從夫復並隆其命數  
爾朝鮮國王李昖妻朴氏出自元宗夙閑方訓爰膺  
妙選作配名邦方嗣位免喪之時協令居燕譽之吉  
適覽來表良副佇懷特封爾為朝鮮國王妃於戲宜  
爾室家繫一國之風化共承祭祀衍百代之雲仍無  
隳令儀以迓多福欽哉

奏疏

進香疏

某官某等謹奏為 大喪禮事仰惟 大行皇帝宮  
車遠馭奄棄萬方四海之內含氣之屬靡不哀慕况  
如臣等荷恩深重其於悲戀尤倍怛情謹備降香一  
炷具本專差某官齎進謹以奏聞

奉慰疏

奏為奉慰事某年月日接到 大行皇帝遺詔以某  
年月日龍馭上賓普天同慕攀號靡及仰惟 皇帝  
陛下聖孝天性方當諒闇之時哀慕至切臣等不勝  
悲愴無以為情伏念 大行皇帝受天明命纘紹丕  
圖覆露群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近古罕比又以

聖人爲之子臨命之日爲天下得人朝不改署市不  
易肆海內晏然 大行皇帝在天之靈殆無遺憾矣  
天下神器帝王大統 陛下膺茲付托之重伏乞仰  
遵 遺詔節哀忍性愛精育神以繫華夏蠻貊之望  
爲天地神人之主綿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曆所以  
荅揚光訓永世克孝實在於此臣等瞻戀闕廷不勝  
大願

乞改調疏

爲乞恩改調以圖報効事臣於嘉靖四十四年會試  
中式蒙 先皇帝收錄賜臣同進士出身除授浙江

湖州府長興縣知縣自以平生受 國家養育之恩  
亦欲少竭涓埃以圖報稱於萬一念百里之寄實非  
容易臣謹守 教條悉意撫循妄謂今天下生民元  
氣耗矣宜專務休養之不當厲蠶銳事刻覈以取目  
前之快也然泥古而不通於時務信心而不達乎人  
情功效蔑聞罪過山積幸荷 聖明不加罪譴曲賜  
保全於隆慶二年六月十八日陞臣順德府通判終  
以駑蹇不任驅策黽勉在官虛糜廩祿審已量力甘  
自退廢又自念髻亂厲志白首不復方 國家收錄  
人才之日臣不忍自棄於造化生成之外茲因入賀

萬壽聖節得望 闕廷 君父在上臣子敢不控訴  
愚悃伏望 勅下吏部改臣國子監一官俾臣以五  
經訓誨學者臣鼎雖貧讀書不廢於官學桓榮已老  
專門自許於師傳忖臣之力足以任之俾於未死之  
年少盡平生之志亦以見 聖世之無棄才也臣無  
任悵悃屏營之至

乞致仕疏

某官某奏為乞 恩致仕事臣於嘉靖四十五年蒙  
恩賜同進士出身除授某官隆慶二年四月內 朝  
覲回任今蒙陞授某官於某月日領到吏部文憑一

道即離任至原籍某府某縣不意痰火忽作延醫調  
治未痊見今病勢侵尋不能前邁伏乞 聖恩容臣  
休致念臣髫鬣勵志白首不衰僅獲第於九科叨食  
祿者二載涓埃未竭覆載難酬及其未死之年敢忘  
圖報之志成漢二史作唐一經或能發揮盛德傳示  
來世

歸先生文集卷之五

歸先生文集卷之六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策問

策問二十六道

問自昔帝王立極垂統為後世計如禹有典則湯有風愆文武有謨烈其子孫能敬承之故夏商皆饗國長世周過其曆至於八百年漢唐而下蓋莫能比隆焉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誕受多方在御日久萬幾之暇躬親著述睿思玄覽自身心以至於天下

國家無一事不有垂教而祖訓一書爲 聖子神孫  
慮尤諄悉矣其大經大法世世遵守昭如日月固不  
待贊述也乃若微言至論爲今日 聖天子之繹思  
者可得而詳言之歟我 世宗肅皇帝憑几之言告  
戒深切 皇上孝思罔極遵承末命改元一 詔風  
行雷動乃至荒陬絕徼含齒戴髮之民靡不拭目以  
觀德化伏讀 詔旨稱郊社等禮各稽祖宗舊典斟  
酌改正有以仰窺 聖天子法祖之盛心矣 詔條  
所列固首奉 皇考之教中間與 皇祖之訓相符  
契者亦可述其槩歟夫臣子爲君父陳烈祖之訓蓋  
忠愛之至也即有大美而弗彰何以仰荅鴻庥於萬  
一乎諸士子具悉以對將爲爾聞于當宁

問 我祖宗列聖世有實錄表年紀事撰述功德以  
爲信史邇者 皇上深 詔近臣纂脩 世宗肅皇  
帝實錄載筆之臣必能仰體宸衷勒成鉅典然竊以  
先皇帝饗國最久年載曠歷又無前代記注之書編  
摩摛輯成一家之言若有未易然者夫實錄之名何  
所起歟抑古之論史每難其事昔劉子玄與宰相言  
二史不注起居而歐陽永叔論日曆之廢蓋近代爲  
史之通患而子玄又謂史有三長至魯子固序南齊

書其論美矣二子之言後世多稱之可得而備述歎  
茲者詔令天下採取先皇帝遺事彙進史館方  
當下之學官諸士子皆得而與知者宜以所聞著之  
於篇其毋讓焉

問古者國有大事必合天下之議所以集衆思也王  
通氏著續書嘗曰議其盡天下之公乎夫黃帝有  
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  
也黃帝堯舜尚矣三代以下惟漢近古請舉漢之  
議者其或是或非或罷或行亦有可論者乎夫匡衡  
張譚郊社之說何據貢禹韋玄成祖廟之議何本董

仲舒師丹之請建限田何罷而不行祝生唐生之請  
罷鹽鐵何議而不用公孫卿壺遂司馬遷改朔之議  
何取賈讓關竝韓牧王橫治河之策孰得先誅先零  
之謀何以卒從趙充國罷邊塞置吏卒之請何以卒  
用侯應此皆漢之大事而有國家者之所當攷昔韓  
退之非三代兩漢之文不敢觀諸士子皆通經學古  
以待有司之求必有能及此者請言之以觀所學  
問六經之教未嘗專以仁為言至論語一書孔門之  
論仁始詳今觀孔子之荅問者數矣而皆不同何歟  
夫若然者則仁宜可以人人而至也然孔子之所許

者蓋鮮矣當時惟稱顏子三月不違若仲弓冉有子貢公西華門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陳文子春秋之賢大夫孔子槩稱之而獨不許以仁顧惟於微子箕子比干而謂之三仁於伯夷叔齊而稱爲得仁至管夷吾霸者之佐亦曰如其仁抑又何歟夫以仁之難造如此而又謂博施濟衆何事于仁必也聖乎則仁與聖猶有等歟後之學者皆以爲孔子未嘗言仁而特與弟子言其用功之方耳其果然歟如此則果何以謂之仁乎士人自知學即讀論語而不求其意祇見諸說之紛紛而無所取衷也茲欲會而通之必有至

當不易之論試言其大旨以觀自得之學

問兩浙天下重藩涵濡至治生民樂業蓋二百年於茲矣獨以承平日久吏治剝弛釁孽或萌殆不能不爲民病焉以田賦言之豪右之兼并里甲之攤稅其間欺隱飛詭姦宄四出今欲求經界之正丈量之法果當舉歛以差役言之官司之征派應辦之頻仍其間夤緣規避弊累百端今欲行均平之政顧募之法果當因歛自倭夷入寇民間徵調日廣邇者雖稱裁減猶未銷兵以蠲外加之賦茲欲議兵食之省而練土著之民可乎自曠徒爲梗州郡繹騷尤甚邇者稍



已帖息旋復糾衆尚隱內訌之憂茲欲杜攘奪之源而嚴封山之令可乎夫丈量似矣而增稅猶恐槩及下田不知何以合夫遂人辨野之規顧募似矣而輸值猶恐累及貧戶不知何以得於司徒保息之道土兵似矣變或不測事當豫防既濟衣衾之戒其可思乎築塞似矣利之所在人不畏死升人厲禁之守其可復乎此四者均爲民病誠宜蚤慮而亟圖之也善拯者譬如良醫之療病病已去而人不知否則投之或誤未免重困所以拯之者非也是知變革之道必斟酌劑量識化裁之宜而後可以與此士於窮居天下之務當無不究心者矧是爲鄉土之患諸士子必能悉其利弊毋徒諉之不知也

問我 太祖高皇帝自始初建國庶事草創即命世子以師事宋濂又選國子生國琦王璞等待 太子讀書禁中其後大本堂之建制度文物盛矣而對詹同等議東宮官欲用勲德老成之士于時群臣當其選者可得而言歟至於 皇太子侍圓丘侍文華殿侍文樓無時而不致其訓戒 太祖之留意國本如此 列聖御極其所以設教置屬果能盡得 聖祖之意否 聖天子慈愛隆至近日廷臣出閣之請尚

以皇太子年齡未許夫明堂保傅之篇莫不在於  
早諭教與選左右所謂少成若天性尤今日之所當  
急也即舉出閣之儀而今之東宮官屬與講讀儀注  
果足以爲盡諭教之法歟昔賈生少年常爲文帝陳  
之此亦爾諸生今日之所當知者言之毋讓

問國家有非常之災天之所以警戒人主使脩德以  
保大業而受多福也今天子承統繼祚寬仁恭儉  
天下延頸以望至治邇來災異頻仍豈上天垂象示  
所以仁愛之至者歟今歲洪水泛濫瀰漫數千里而  
大江以南海水震蕩沿海居民漂溺者以百萬計於

洪範五行推其事類以爲貌之不肅故曰貌傷則致  
秋陰而常雨然至於江河橫流海水飛溢其變不止  
常雨之應而已漢世如董仲舒郎顛之徒皆能推陰  
陽以納說時君學者或以爲流於術數假經托義非  
吾儒之正道然前世因天變下詔求賢良方正直  
言極諫之士今天下之事可言以告吾君者多矣  
諸士子抱憂世之志其各以意對

問昔者孔子與其門人論學其後七十子之徒以此  
友教諸侯而漢興六藝皆有名家以師法相授受更  
千百年而學者不廢也至宋周子出而河南二程子

從之受業同時有張子與二程並稱以爲上接孔氏  
不傳之緒至朱子又獨得程氏之正傳則漢以來諸  
儒學者固置之不足道也然如程門高第弟子謝揚  
呂游之徒皆親有得於其師者而朱子往往病其悖  
於師說至其同時如陸子靜其所造已極於高明而  
鵝湖論辨終不能有合今之論學者所以倍譎不相  
入爲此也夫道一而已矣千古之人心不異也何獨  
爲聖人之學者直有此紛紛也願聞諸儒之失與朱  
子之所以獨得者

問北虜爲中國患吾所以備禦之者常屈於力之不  
足二百年強盛之中國卒未有以得其勝筭能幸其  
不來而已然此乃上古之所不臣者猶可言也若閩  
廣在吾疆域之中其聲名文物與齊魯不異非秦漢  
之時比也而數年以來叛命者踵起雖告捷屢至而  
出沒如故非復如先朝斷藤峽八寨之類可以旋  
就撲滅今幾爲吾腹心之疾矣議者謂不患於無兵  
而患於無財不患於無財而患於無將又謂慎選牧  
守則能招諭解散雖不必選將可也其果然歟宋儂  
智高反嶺南得狄武襄而後平定漢李固薦祝良張  
喬爲刺史太守則不發兵而交趾九真自寧前代得

人之效如此今廟朝疇咨廷臣論薦自以為極當世之選而智勇之將循良之吏毋乃猶伏而不出歟抑得人如先朝之韓襄毅王新建者於今日果可必其成功否乎其有以告我而後無後人而後也問楊子雲太玄惟弟子侯芭能知之雖劉子駿班孟堅蓋莫能測也然桓譚以為勝老子張衡以擬五經至范望之徒皆以楊子雲為聖人抑豈無見而云然耶則吳楚僭王之譏吾未知其果然否也至司馬溫公又謂玄之書要以贊易非別為書以與易抗衡也然則今之學者皆知讀易而不能信玄則其所謂學

易者亦毋乃無所得耶夫侯芭者諸士子之鄉人也故以太玄與諸士子論之

問我太祖高皇帝再造區宇創業之初經綸萬務若不遑給而紛紛著作上追典謨以遺聖子神

孫者龍圖延閣之所度不啻富矣姑舉一二為諸

士子言之嘗以祭祀為國大事念慮之間儆戒或

怠無以昭神明命禮官及儒臣編存心錄又將饗

太廟致齋武英殿命東閣大學士吳沉等輯精誠

錄曰存心曰精誠聖祖所以嚴事上帝神明者

至矣其大旨與其條目可舉而言歟夫以我太祖

之於祭祀如此其於深宮之居褻近之御肯少肆耶蓋即其對越神明之心也自古帝王著作多矣以儒者之學接堯舜禹湯文武之統此所以垂千古而莫及也二書實今日經筵勸講之所宜先者諸士子莊誦久矣宜敬陳之

問邇者洪水爲沴四方奏報日聞詔命所在賑貸德意至厚也夫先王九年之積不可今日冀矣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亦有可酌而行之歟管子書云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糴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贖人之無糴賣子者禹以歷山

之金鑄幣以拯人之困夫聖人居至高之位乃能軫念人之無糴賣子者則當時之民其必不至於死也呂成公有言天下古今不同古人可行之法皆已施用今但舉而措之耳試舉前代之拯荒宜於今者有幾其若堯湯之世能念人之無糴賣子者否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有若告以盍徹乎夫饑而用不足而告之以徹尤今世之所謂迂者也然散利薄征實荒政之首務徒散利而不薄征又不若不散之愈矣今議賑貸未嘗不行而曰免民田租則動以國計爲言然則必使百姓受其實惠以不負我

聖天子象愍元元之意如何而可  
問程子答張子定性之書以為動亦定靜亦定無將  
迎內外其論至矣然易傳解艮之辭謂止於所不見  
而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則猶若張子之恐其累於外  
也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程子以為才思即是  
已發不知戒慎恐懼亦已涉於思否呂氏求之於喜  
怒哀樂未發之時楊氏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  
義自見皆若有悖於程子之言至於李愿中學於羅  
仲素而知天下之大本有在於是者是即得之楊氏  
者也則呂楊之說亦未易可訾矣抑程子所謂內外

兩忘與外順虛緣出怒不怒之言何以辨艮卦之傳  
與息緣反照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者何以殊才  
思即已發與可使如槁木死灰者何以異夫學者於  
佛老皆知闢之矣至吾儒心性之學常不免與之相  
涉者凡此皆諸君平日所當體驗而析之於毫釐者  
願聞其說

問劉向稱賈誼通達國體古之伊管未能遠過又稱  
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孝文一代之賢  
主其始未嘗不浚知誼而卒為東陽絳灌之徒所排  
棄誼長沙武帝始三策仲舒乃以為江都相後亦見

嫉於公孫弘再相膠東竟廢於家昔人稱賢才之用  
舍繫國家之治亂誼雖不用無損於文帝之治武帝  
以及長孺之廷爭而上所傾向乃在於弘湯使仲舒  
列於九卿其亦何所救乎即二子得君如伊呂其果  
可以追三代之治乎抑班固言誼之所陳孝文畧見  
施行仲舒居家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及武帝  
推明孔氏罷黜百家立學校官舉茂才孝廉皆仲舒  
發之則二子於當時蓋未為不遇也而誼乃至自傷  
比於屈子之沉沙而後世尤以仲舒不用為武帝惜  
何也

問孔子贊易自庖羲氏刪書自帝堯此以前未之及  
也雖好奇如司馬子長亦斷自黃帝以為史記然圖  
緯所載世猶傳之泰皇九皇之稱或亦見於史記管  
子謂古封泰山七十二家春秋緯有十紀之名其亦  
可信歟或謂古有渾沌氏蓋天地之始生如屈子天  
問淮南子所稱多僞倥然皆無有及於此者至如稀  
韋冉相容成之號又何所徵歟孔子稱易有太極是  
生兩儀又論十三卦制器尚象之始則上古有天地  
其漸有帝王固理之必然者而左史倚相能讀三墳  
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當孔子時前古之書猶有存者

何孔子皆棄而不錄歟宋司馬溫公爲資治通鑑而道原劉氏與溫公深相契合然通鑑不敢續獲麟劉氏作外紀乃始於盤古氏何也以諸君於書院中方讀外紀試相與論之

問周官之灋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以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周公之所以經紀天下者詳矣國初斟酌前代之制定爲里甲實本於此今天下編戶不具黃籍無稽流冗與土著雜處見丁著役牌面沿門輪迤之灋比郡罕有行之所以姦

軌竊發四夷交侵夫豈不由於此也夫周官自鄉大夫至於閭胥無非教民以孝弟睦婣敬敏任卹漢置三老猶有此意我太祖高皇帝手諭教民榜文固在今欲遵行令鄉老教民決訟議者以爲不可行何也夫不遵奉典憲而徒取壹切以務聲名豈國家所以任屬長吏之意茲欲求化民成俗之效何道而可諸士子爲我言之

問古之君子因時會竭忠謹建竝論卓然有稱于世紀諸史傳多矣今不暇槩舉姑取其最著者與諸士子論之或舉世共稱而不無疵議或一時救弊而未



爲通方或言可經常而足以行之後代或意義深遠  
可爲世主法誠者夫通達國體矣而其學出于申商  
潛心大業矣而其術流于災異明哲少雙者被阿諛  
之譏然其言可廢歟博物洽聞者泥五行之傳然亦  
有可采歟語當世理亂鼎錯之徒不能過其果然歟  
志在獻替其所論辨通見政體亦可述歟至於竭誠  
奉國而理歸切要擬之政論爲孰是論諫本仁義而  
炳若丹青平生力學以得而爲世龜鑑方之申鑒孰  
優夫學者稱道古昔規摹當世也數子之書繁矣抑  
可以擷取一二足以爲警誡而脩世務者庶幾如魏

相條陳晁董之對蘇軾進讀陸贄之言用以觀經世  
之學

問周官宗以族得民昔之聖人其治天下而篤于啟  
本故其民維繫而不可解夫氏族之始宗法之立其  
可詳歟宗法廢而譜牒重歷代爲譜學者可數歟魏  
起北方胡爲而獨重高門唐尚文雅胡爲而更崇氏  
族袁誼柳玘豈非世家之賢者乎今譜牒亡矣宗法  
豈可得而復乎與諸士子論道而及此毋以爲迂也  
問今河南置省大梁包鄭衛梁楚潁川南陽之地前  
代人才之盛難以盡舉姑取當時任事爲豫冀之產

者各舉其槩與諸士子論之俱逢角逐之秋矣或運  
籌帷幄辭萬戶之封或崇明王畧拒九錫之議其心  
跡何似並遇戚豎之難矣或依違順旨定左袒之功  
或守正嫉邪嬰滅頂之禍其道誼孰得負蒼生之望  
均也一以致山桑之劔一以致淮淝之捷其名實孰  
當際中興之運同也一以成述作之能一以成應變  
之務其功名孰優屬時多難或負高志而不能免陳  
濤斜之敗或有膽畧而不能拒封丘門之入其才畧  
孰勝遭世治平識量英偉定社稷之策臨時果斷有  
大臣之風其德業孰隆諸士子尚論古人凡此者固

宜所究心况其鄉之先哲乎其悉述以對

問兵之所圖畫者地形也古有九塞猶在中國之間  
若夫北紀與夷狄為界夷夏之大防莫嚴於此矣秦  
漢取河南地因河為固議者不以為上策何歟魏晉  
之世戎夷雜處江統郭欽嘗論之矣以魏武之英略  
不知慮此何耶魏之六鎮唐之三受降城源懷之所  
論張仁愿之所營果周秦之故塞歟石晉以十六州  
賂契丹中國失勢以宋太祖太宗之烈不能爭尺寸  
終宋之世武功不競卒貽青城之禍抑其故何也我  
國家驅逐胡元中國之勢尊矣然朔方故郡統萬

舊城虜得以居之在廷碩畫之臣時有論建而未能復也諸士子籌之於今日必有勝算

問兵衆之所聚必有行列司馬法軍旅什伍之數具矣管夷吾作內政所以輕於變古者何也世言陣法蓋本黃帝握奇而公孫弘范蠡樂毅之說果得其意歟諸葛孔明演之爲八陣圖後世惟晉馬隆隋韓擒虎甚明其說李靖傳之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李筌配四正四奇之位于八卦而裴緒新令有九陣圖其說可得而詳歟孫子曰紛紛紜紜闐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兵之至妙非陣莫能也而

筌又以爲兵者如水水因地以制形兵因敵而制勝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則筌雖爲圖而其說乃又出於圖之外固知兵者之所不可不究也願有聞焉

問古語云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將者三軍之司命也人主求天下之士而猶難於得將才而兵法言論將之道有所謂五才十過八徵其求之可謂詳矣又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又曰將之所慎者曰理曰備曰果曰戒曰約其責之可謂全矣然昔君臣之相遇風雲感會定分於俄頃如湯之聘伊尹於莘野文

王之載尚父於渭濱其果詳而求之歟齊桓登管仲於車中秦穆用百里奚於牛口其果備而責之歟古之人相遇如此之盛也今天下嘗病將才之難然恐有之而不能得也孔明不遇先主終老於南陽而已桓溫顧王猛而別求所謂三秦豪傑者豈豪傑之伏而不出其坐此歟抑雖終日與之居而莫識其人也請質之諸士子以觀其所以自待者

問自戰國力政而言兵者始籍籍矣其書大抵不出權謀形勢陰陽伎巧四種而已而後世又有所謂三門者何歟夫兵者不過以智鬪智智饒者勝以力角力力雄者強宜無事乎至高之論也今其書乃類言大道者如所謂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又曰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又曰神明之德正靜其極誠如其說則古之爲將者必聖人而可也其果然乎又謂度量數稱則兵之法何又本於六律也至如荀卿子之議兵呂覽之言簡選淮南之叙兵畧諸士子亦能通其說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則兵者在於禮樂刑政爲至粗者也今能達於此說則知兵之非至粗也願聞其旨

問兵者天下之至變其安危存亡常在反掌之間緊計之得失明矣請以前史論之成安君之禦漢師也果用李左車之言則淮陰將遂困井陘乎吳王濞之向關中也果行田祿伯桓將軍之計則條侯遂委關東乎董卓專漢命梁衍獻規於皇甫義真若從之其能就格天之業否也夏侯惇鎮長安魏延進計於諸葛孔明若用之其能成搗魏之勲否也淝水之捷符秦奔潰謝安石何以不知棄之渭橋之勝關中幾復宋武帝何以不知取之澶淵之幸議者謂寇忠愍拘小信而不亟徼虜否則能使隻輪不返歟朱仙之捷

議者謂岳武穆守小忠而不能矯詔否則能使中原廓清歟諸士子來應武科一劔之任主司者不以此相欺也當必有獨明將帥之大畧者姑舉一二以相試焉

問古今言兵者莫過孫子其書於兵之情變無所不盡後之用兵者猶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加規矣嘗試舉其類如司馬懿不取小利而斬文懿此能而示之不能也班超詭言散衆而降龜茲此用而示之不用也韓信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遠而示之近也岑彭西擊山都而潛兵渡沔以敗張

揚近而示之遠也取奔攻西安而拔臨淄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也鄧艾據洮城而困姜維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也徐晃飛矢而下韓範拔人之城而非攻也陶侃函紙而擒溫邵屈人之兵而非戰也若此之類豈習其法而一一規合之歟抑其書足以待無窮之變而自不能出其範圍也夫果人之巧妙自與之合則孫子之書亦可無用歟驃騎將軍言顧方畧何如不至學古兵法其然乎試爲我言之

問禹之迹遠矣尚書獨載九州所至蓋已周四海之外而昔人乃云禹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行遠不能造也及學者言禹事多竒恠史稱禹蓋會諸侯江南計功會稽及杜元凱注左傳以塗山在壽春會稽與塗山豈二事歟會稽固今浙江之境也至少康封其庶子於此以奉禹祀號爲於越由此越世世爲君王矣果真禹之遺烈耶入其地有觀河洛而興思者諸士子皆越產必知其國之故請言之

問今之浙省古會稽并鄞郡之境儒林之盛著於前史古未暇論自洛學浸被東南而浙省有親及程氏之門與受業於其門人者其人果可稱歟朱子集諸儒歸先生文集卷之六之大成陸子靜崛起江右之家門人傳受之緒其

可述欤其興未于並時而起者果之有聞於道欤其於纂述朱氏之學之  
有可言欤其以文章名世者於道之有兩得欤諸子生長斯地最行先緒  
久矣願相與編之

歸先生文集卷之七

志

馬政志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學者論官必本周禮周禮之書世或疑其與周制不  
合然文武周公之遺灋亦頗可攷至言牧馬之事則  
夏官之屬曰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庾人圉師馬質其  
辨六馬之屬故為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也其職事有  
校左右馭夫至于阜師皆員選頒良馬養乘之駑馬  
三其良之數其政則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春除蓐鬻

廐始牧夏庠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墻則翦鬮疾  
則乘治之牧地則有厲禁有駕稅之頒有質馬之量  
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禁原蠶凡馬特居四之一  
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  
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佚特教駢攻駒散馬耳焚牧  
通浮而呂不韋月令季春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仲  
春別羣則繫騰駒凡此皆自古以來傳其法所以能  
盡物之性者也其稱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十六井出  
戎馬一匹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戎馬四匹天子  
畿內方千里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或謂

周蓋令民間養馬攷其實不然丘甸之馬蓋國有賦  
調民自具馬以即戎民之平日養馬官何與爲唯校  
人以下之職乃爲王馬而天子使人自養之者也牧  
師所謂牧地皆在草莽水泉之區若今之苑馬然其  
後天子亦不盡如其制而自其以意使人養馬穆王  
時造父御八駿孝王命非子主馬沂渭之間皆非如  
周禮有一定之官也春秋時魯衛弱國而魯僖公垆  
牧之盛衛文公駮牝三千詩人歌頌之秦起西北牧  
多健馬其詩曰駟馘孔阜六轡在手又曰騏驎是中  
駟驪是騄言秦馬之良也諸侯力政國各有馬至千



萬騎後秦併六國馬皆入之秦及山東豪俊起章邯以百萬之師數進數却竟以敗降秦馬無聞焉漢初高祖與匈奴冒頓遇當是時高祖被圍白登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驢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祖以故大困時漢馬益乏故用婁敬之計誑意和親孝文孝景循古節儉廐馬百餘匹孝武恃中國富盛兩將軍出塞殺虜八九萬而漢馬死者十餘萬漢亦以馬少無以復往其後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其後大將軍驃騎將軍軍益出漢軍馬死者又十餘萬於是令民得畜牧邊

縣官假馬毋三歲而歸及息什一其後車騎馬乏絕縣官無錢買馬乃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特馬先是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宛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萄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其後天子下詔浚陳既往之悔脩馬復令毋乏武備而已孝昭詔止民勿共出馬罷天下亭馬及馬弩關孝宣省乘輿馬及苑

馬以備邊郡三輔傳馬至元成之世數詔減乘輿馬  
光武中興官皆省併太僕獨置一廐後置左駿令和  
帝省減外廐及涼州諸苑馬其後世承華駮驥廐馬  
亦萬匹矣漢馬莫盛於孝武之世至以伐胡馬遂大  
耗故爲假馬毋歸息諸一切法此後世民養官馬之  
始也然不久而罷漢太僕所領若車府路軫騎馬駿  
馬龍馬閑駒駟駮諸監廐皆內馬也邊群六牧師苑  
及漢陽流馬苑此皆在外而諸牧師苑分在河西六  
郡中北地靈州有河奇苑號非苑歸德有堵苑白馬  
苑郁郅有牧師苑襄平有牧師官鴻州有天封苑太

原有家馬官其後又置越雋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益  
州有萬歲苑犍爲有漢平苑皆太僕屬也魏晉以後  
迄于隋天下變故多矣兵亟用而馬政未有聞惟獨  
魏馬自世祖平統萬乃以秦涼以西水草豐美用爲  
牧地馬大蕃息至有百餘萬匹高祖置牧河陽常畜  
戎馬十萬匹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而河  
西之牧愈蕃故天下稱魏馬之盛唐尚乘掌天子之  
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駒  
駮五曰馱馱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廐一曰祥  
麟二曰鳳苑每歲河隴群牧進其良以供御六閑馬

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岍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群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

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當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諸牧監使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廐使又立四使南使在原州西使在臨洮軍東北二使皆寄理原州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有白馬諸坊樓煩玄池天池之監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請市馬六胡州王毛仲領內外閑廐

馬稍復蕃息其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天子以突厥款塞於受降城歲與之互市又市之河東朔方隴右既雜胡馬種馬乃益壯天寶後戰馬動以萬計遂弱西北蕃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肅宗收兵至彭原蒐平涼監牧猶得馬數萬軍以復振及吐蕃陷隴右苑牧馬皆沒焉其後水草腴田旋以予貧民及諸賜占幾千頃德宗命閑廐使張茂宗收故地民失業愁怨穆宗即位悉復還民太和七年置銀川監大氐無復開元天寶之舊矣他如蔡州龍陂襄

州臨漢淮南臨海泉州萬安皆不足數也漢以來牧官後世不聞唯唐張萬歲王毛仲此兩人名最著而馬特盛議者以爲唐得人專其職也初置監牧秦渭二州北會州南蘭州狄道西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漢志云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地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皆唐之牧地之所苞絡也五代戰爭養馬之政莫紀宋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爲天廐坊又改爲騏驥院以天駟監隸焉真宗咸平三年置群牧使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爲監

在外之監十有四置群牧制置使及羣牧使副都監判官廐牧之政皆出於群牧司自騏驎院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先是五代監牧多廢太祖始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務四遣使歲市邊州馬開廐始備太宗得汾晉燕薊馬四萬二千餘匹始分置諸坊國子博士李覺言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制敵以騎兵爲急議者以爲欲國之多馬在乎啗戎以利而市其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遊牝順其物性所以蕃滋其

馬至于中國繫之維之飼以枯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古者因田賦出馬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今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焉是則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况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牝乃造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況以天下之馬

而生息乎太宗嘉之仁宗慶曆中知諫院余靖言詩書以來中國養馬蕃息不獨出於夷狄也秦之先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犬丘今之興平汧渭今之秦隴州界也衛文公居河之湄以建國而詩人歌之曰駉牝三千衛則今之衛州也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業亦云駟駟牡馬魯今兗州左氏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今鎮定并代也漢太原有家馬廐一廐萬匹又樓煩玄池出名馬即今之并嵐石隰也唐以沙苑最爲宜馬即今之同州也開元中置七坊四十八

監半在秦隴綏銀皆古來牧馬之地臣切見今之同州及太原以東衛邢洺皆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乞令群牧使都監判官分往監牧舊地相度水草豐茂四遠牧放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別立賞罰以明勸沮庶幾數年之後馬畜蕃盛皇祐五年丁度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爲天下無事而事虛費遂廢八監然而秦渭環階麟府州太山保德岢嵐軍歲市馬二萬二百才能補京畿寨下之闕自用兵四年而所市馬才三萬況河北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爲兵請下令有能畜一戰

馬者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備緩急如此國馬蕃矣  
言不果行至和二年羣牧使歐陽脩言今之馬政皆  
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  
槩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  
平涼天水外洎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涿寧東接銀夏  
又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  
夷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  
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  
甘最宜牧養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  
以謂推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尚冀

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  
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峽水  
旱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  
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草  
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  
廢罷嘉祐中韓琦請括諸監牧地留牧外聽下戶耕  
佃遣都官員外郎高訪等括河北得閒田三千三百  
五十頃募佃歲約得穀十一萬七千八百石絹三千  
二百五十疋草十六萬一千二百束羣牧司言諸監  
牧地間有水旱每監牧放外歲刈白草數萬束以備

冬飼今悉賦民異時監馬增多及有水旱無以轉徙  
牧放詔遣左右廂提點官相度除先被侵冒已根括  
出地權給租佃餘委群牧司審度存留閒土即募  
耕佃五年群牧司言凡牧一馬往來踐食占地五十  
畝諸監既無餘地難以募耕請存留如故廣平廢監  
先賦民者亦乞取還乃詔河北京東牧監帳管草地  
自今毋得縱人請射犯者論以違制初真宗用群牧  
使趙安仁言改牧龍坊爲監仍鑄印給之於是河南  
爲洛陽監天雄軍大名爲大名監洺州爲廣平監衛  
州爲淇水監鄭州爲廣武監同州爲沙苑監相州爲

安陽監澶州曰鎮寧滑州舊龍馬監曰靈昌通國初  
內有騏驥兩院天駟四監天廐二坊及上下監外則  
河南北爲監者十四皆掌於羣牧司乾興天聖間天  
下兵久不用於是河南諸監皆廢其後議者謂河南  
六監廢京師須馬取之河北道遠非便乃詔復洛陽  
單鎮以牧河北孳生馬其後復廣平監以趙州牧馬  
隸之又以原武爲單鎮移于長葛蓋自宋興以來至  
于仁禎天下號稱治平而法度常至于不能振舉而  
馬政亦多廢神宗以王安石爲相銳然有志于天下  
之治遂多所更張熙寧以來乃有保馬戶馬其後又



變而爲給地牧馬初神宗患馬政之不善詔曰方今馬政不脩吏無著効豈任不久而才不盡歟是何監牧之多吏之衆而乏才之甚也昔唐用張萬歲三世典羣牧恩信行乎下故馬政脩舉後世稱爲能今上自提總官屬下至坊監使臣既非銓擇而遷徙迅速謂之假道欲使官宿其業而盡其能不可得也今當簡其勞能進之以序自坊監而上至于羣牧都監皆課其功而第進之以爲任事者勸焉於是樞密副使邵元請以牧馬餘田脩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羣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五萬馬爲率一

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舊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牧芻粟從之已而樞密院又言舊制以左右驥驥院總司國馬景德中始增置羣牧使副都監判官以領廐牧之政使領雖重未嘗躬自巡察不能周知牧畜利病以故馬不蕃息今宜分置官局專任責成乃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以劉航崔台符爲之又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陽者爲孳生監凡外諸監並分屬兩使各條上所當行者諸官吏若牧田縣令佐並委監牧使舉劾專隸樞密院不領於群

牧制置時上方留意牧監地然諸監牧田皆寬衍爲人所冒占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資以佐芻粟自是請以牧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廼選其善馬而以其餘馬皆斥賣收其地租以給市易本錢是時諸監既廢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馬復從官給朝廷以乏馬爲憂先是河北察訪使者曾孝寬言慶曆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於是始行戶馬法元豐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請詔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州縣戶各計資產市馬坊郭家產及三千緡鄉邨五千緡若坊郭鄉邨

通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者馬亦如之至三匹止馬以四尺三寸以上齒限八歲以下及十五歲則更市如初籍於提舉司於是諸路皆行戶馬法矣先是熙寧中嘗令德順軍蕃部養馬帝問其利害王安石謂今坊監以五百緡得一馬若委之熙河蕃部當不至重費蕃部地宜馬且以畜牧爲生誠爲便利已而得駒痺劣亡矢者責償蕃部苦之其法尋廢至是環慶路經略司復言已檄諸蕃部養馬詔閱實及格者一匹支五緡鄜延秦鳳涇原路準此養馬之令復行於蕃部矣五年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養

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而戶馬更為保馬  
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  
馬者戶一疋物力高願養二疋者聽皆以監牧見馬  
給之或官予其直令自市毋或強予府界無過三千  
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之外乘越三百里者  
皆有禁在府界者免輸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

歸太僕集壹書明高曆年間兩金堂刻本流傳極少國朝咸豐間新  
陽各人涉道根藏有鈔本常熟本加以全部精校此書之佳無論矣  
按道根校持並不註名印記在卷七第十三頁正面有道根二字苟遇識  
者必知其名矣道根著作甚多崑山趙氏峭帆樓叢書內刻有其著作也

齊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焉五路委監

道根校備即賂字  
淺人誤以和倍解  
或改為補

司經略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  
先是文彥博吳充言三代有丘乘出馬有國馬國馬  
宜不可闕且今法欲令馬死備償恐非民願而王安  
石以為令下之初京畿百姓多自以為便願投牒者  
已千五百戶決非有所驅迫力請行之時河東騎軍  
有馬萬一千餘匹歲番戍邊率十年而一周議者以  
為費廩食而多亡失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繼  
而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千五百匹請權罷官給以  
義勇保甲馬五千補其闕合萬匹為額俟正軍不及  
五千始行給配事下中書樞密院以為車騎國之大

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而戶馬更為保馬  
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  
馬者戶一疋物力高願養二疋者聽皆以監牧見馬  
給之或官予其直令自市毋或強予府界無過三千  
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之外乘越三百里者  
皆有禁在府界者免輸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  
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  
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  
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  
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焉五路委監

道根按備即路字  
淺人誤以加倍解  
或改爲補

司經略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  
先是文彥博吳充言三代有丘乘出馬有國馬國馬  
宜不可闕且今法欲令馬死備償恐非民願而王安  
石以為令下之初京畿百姓多自以為便願投牒者  
已千五百戶決非有所驅迫力請行之時河東騎軍  
有馬萬一千餘匹歲番戍邊率十年而一周議者以  
為費廩食而多亡失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繼  
而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千五百匹請權罷官給以  
義勇保甲馬五千補其闕合萬匹為額俟正軍不及  
五千始行給配事下中書樞密院以為車騎國之大

計不當專以一時省費輕議廢置且官養一馬歲爲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計折米而輸其直爲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決非所願若芻秣失節或不善調習緩急無以應用况減馬軍五千匹即異時當減軍正數九千九百人又減分數馬三千九百四十匹邊防事宜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從便牧養不必以五千匹爲限於理爲可而中書謂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爲錢二十三千募民養牧可省雜費八萬餘緡且使入中芻粟之家無以邀厚利計前二年官馬死倍於保

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利上從樞密院議河東騎軍得不減耗而民馬不至甚病六年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拯言請令本路保甲十分取二以教騎戰每官給二十五千令市一馬限以五年當得馬六千九百十有八匹爲緡錢十七萬二千九百有五十詔以京東鹽息錢給之令崇拯月上所買數於是保甲皆兼市馬矣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西路保甲免教閱每一都保養馬五十匹匹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官京西呂公雅京東霍翔

並領其事而罷鄉邨先以物力養馬之令尚養戶馬者免保馬凡養馬免大小保長稅租支移每歲春夫催稅甲頭盜賊備賞保丁巡宿凡七事先是西方用兵頗調戶馬以給戰騎借者給還死則償直是年遂詔河東鄜延環慶路各發戶馬二千以給正兵河東就給本路鄜延益以永興軍等路及京西坊部馬環慶益以秦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戶馬既配兵後遂不復補於是京東西戶馬更爲保馬矣公雅又令每都歲市二十匹初限十五年乃促爲二年半京西地不產馬民又貧乏甚苦之八年京東西既更爲保馬

諸路養馬指揮亦罷其後給地牧馬則亦本於戶馬之意云九年提舉開封府界蔡確言比賦保甲以國馬免所輸草賜之錢布民以畜馬省於輸藁雖不給錢布而願爲官養馬者甚衆請增馬數歲止免輸藁一百五十束詔毋過五千匹於是京畿罷給錢布而增馬數矣哲宗嗣位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馬爲急乃詔曰京東西保馬期限極寬有司不務循守遂致煩擾先帝已嘗手詔詰責今猶未能遵守其兩路市馬年限並如元詔尋又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付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而責官直翔公

雅皆以罪去而保馬遂罷既罷保馬於是議興廢監以復舊制詔庫部郎中部茂恂視陝西河東所當置監尋又下河北陝西轉運提點刑獄司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於民於是右司諫王巖叟言兵之所恃在馬而能蕃息之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三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今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洺州之廣平監以及瀛定之間

柵塞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集則指顧之間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又况廢監以來牧地之賦民者為害多端若復置監牧而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如釋重負矣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安陽等監皆復初熙寧中併天駟四監為二而左右天廐坊亦罷至是復左右天廐坊紹聖初用事者更以其意為廢置而時議復變太僕寺言府界牧田占佃之外尚存三千餘頃議復畿內孳生十監後二年而給地牧馬之政行矣先是知任縣韓筠等建議凡授民牧田

一頃爲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高下老壯毛色  
歲一閱亡失者責償已佃牧田者依上養馬知邢州  
張赴上其說且謂授田一頃爲官牧一馬較陝西沿  
邊弓箭手既養馬又戍邊者爲優樞密院是其請且  
言熙寧中罷諸監以賦民歲收緡錢至百餘萬元祐  
初未嘗講明利害惟務罷元豐熙寧之政奪已佃之  
田而復舊監桑棗并廬多所毀伐監牧官吏爲費不  
貲牧卒擾民棚井抑配爲害非一左右廂今歲籍馬  
萬三千有奇堪配軍者無幾惟沙苑六千匹愈於他  
監今赴等所陳受田養馬既蠲其租不責以孳息而

不願者無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則緩急皆可用之馬  
矣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給地牧馬其初始於邢州  
守令之請未嘗下監司詳度諸路各有利害既不可  
知民居與田相遠者難就耕牧一頃之地所直不多  
而亡失責償爲錢四五十千必非人情所願言竟不  
行四年遂廢淇水單鎮安陽洛陽原武監罷提點所  
及左右廂惟存東平沙苑二監同知樞密院曾布自  
叙其事曰元祐中復置監牧兩廂所養馬止萬三千  
匹而不堪者過半今既以租錢置蕃落十指揮於陝  
西養馬三千五百又人戶願養者亦數千而所存兩



監各可牧萬馬馬數多於舊監而所省官吏之費非  
一近世良法未之能及時三省皆稱善其後沙苑復  
隸陝西買馬監牧司而東平監仍廢大觀元年尚書  
省言元祐置監馬不蕃息而費用不貲今沙苑最號  
多馬然占牧田九千餘頃芻粟官曹歲費緡錢四十  
餘萬而牧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至二年亡失者  
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不中於用以九千頃之田四  
十萬緡之費養馬而不適於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  
然可見今以九千頃之田計其磽瘠三分去一猶得  
良田六千頃以直計之頃為錢五百餘緡以一頃募

一馬則人得地利馬得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於  
農之意請下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司及同州詳度以  
聞俟見實利則六路新邊閑田當以次推行時熙河  
路蘭湟牧馬司又請兼募願養牝馬者每收三駒以  
其二歸官一充賞詔行之四年復罷京東西路給地  
牧馬復東平監政和二年詔諸路復行給地牧馬復  
罷東平監宣和二年詔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  
條令收見馬以給軍應牧田及置監處並如舊制又  
復東平監給地牧馬始於紹聖至政和時蔡京秉政  
行之益力京罷而復廢六年又詔立賞格應牧馬通

一路及三千匹州通縣及一千縣及三百其提點刑  
獄守令各遷一官倍者更減磨勘年於是諸路應募  
牧馬者爲戶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爲馬二萬三千五  
百既推賞如上詔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路馬政  
遷官然北方有事而馬政亦急矣靖康元年左丞李  
綱言祖宗以來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  
置監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民間雜養以充役  
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善者今諸軍闕馬者太  
半宜復舊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不旬日  
間則數萬之馬猶可具也然時已不能盡行其說矣

前史言牧政者唯宋爲詳其出牧上槽芻秣棚井息  
耗多與今同以世近也語在兵志故不論獨戶馬保  
馬餘地牧馬猶爲後世害故備著焉欽令議馬政者  
知其所以利害之實也蓋自熙豐變法以至崇宣小  
人在位亟復亟變迄無善政而宋隨以亡渡江以後  
頗置監牧而江南多水田其後三衙遇暑月放牧於  
蘇秀大爲民患郢鄂之間亦置監牧然皆不可用而  
戰馬悉仰川秦廣三邊馬宋初收市馬戎人驅馬至  
邊總數十百爲一券一馬預給錢千官給芻粟續食  
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隸諸監曰券馬邊州置場市蕃

漢馬團綱遣殿侍部送赴闕或就配軍曰省馬陝西  
廣銳勁勇等軍相與爲社每市馬官給直外社衆復  
哀金益之曰馬社軍興籍民馬而市之以給軍曰括  
買宋初市馬唯河東陝西川峽三路詔馬唯吐蕃回  
紇党項藏牙族白馬鼻家保家名市族諸蕃至洪熙  
端拱間河東則麟府豐嵐州岢嵐火山軍唐龍鎮濁  
輪砦陝西則秦渭涇原儀延環慶階州鎮戎保安軍  
制勝關浩亶府河西則靈綏銀夏州川峽則益文黎  
雅成茂夔州永康軍京東則登州自趙德明據有河  
南其收市唯麟府涇原儀渭秦階環州岢嵐火山保

安保德軍其後置場則又止環慶延渭原奉階文州  
鎮戎軍而已大氏宋初市馬歲僅得五千餘匹天聖  
中蕃部省馬至三萬四千九百餘匹嘉祐以前原渭  
德順凡三歲市馬至萬七千一百匹秦州券馬歲置  
萬五千匹元豐四年詔專以雅州名山茶爲易馬用  
自是蕃馬至者稍衆崇寧四年詔曰神宗皇帝厲精  
庶政經營熙河路茶馬司以致國馬法制大備其後  
監司欲侵奪其利以助糴買故茶利不專而馬不敷  
額近雖更立條約令茶馬司總運茶博馬之職猶慮  
有司苟於目前近利不顧悠久深害三省其謹守已

行毋輒變亂元豐成法自是提舉茶事兼買馬其職  
任始一凡宋之市馬分而爲二其一曰戰馬生於西  
郵良健可備行陣宕昌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  
曰羈縻馬產西南諸蠻短小不及格黎叙等五州所  
產是也紹興三年即邕州置司提舉市於羅殿自杞  
大理諸蠻然自杞諸蕃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  
詔今大理國也大理地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於廣  
南其實猶西馬也宋自熙寧未變法以前然苑馬之  
政亦未稱善蓋世之害馬者有三曰選吏曰繁法曰  
易地吏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一也法非馬之所宜其

害馬二也地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三也大費佐舜調  
馴鳥獸鳥獸多馴服其後周孝王封犬丘非子曰栢  
翳其後世亦爲朕息馬也古有豢龍氏周官服不氏  
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馬  
非異獸必有能馴之者非世官不可也羗童胡兒項  
髻徒跣隨水草畜牧馬與人意相喻非有書生文學  
法度理也法數變馬與人皆不自適何以能遂其生  
况置之硤陁無所較畜或禾稼稻杭之田溝塍封限  
遊騰莫逞非所以適其走壙之性也昔元魏起代北  
故馬爲特盛雖唐馬未必能及也故曰馬陸居則食

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踈此馬之真性也元起于北遂以弓馬之利混一天下沙漠萬里牧養蕃息太僕之馬殆不可以數計其牧人曰哈赤哈刺赤有千戶百戶父子相承任事自夏及冬隨地之宜行逐水草醞都之馬在朝為卿大夫者親秣飼之車駕行幸上都太僕卿以下皆從先驅馬出建德門外取其肥可捫乳者以行車駕還京師太僕卿先期遣使徵馬五十醞都來京師醞都者承乳車之名也皇朝洪武六年置太僕寺於滁州七年設羣牧監十三年增置滁陽儀真香泉六合天長五牧監滁陽群

二十有二儀真六合羣各七香泉羣八天長群四二十三年定為十四牧監九十八羣二十八年廢牧監始令民間孳牧三十年置北平及遼東山西陝西甘肅等處行太僕寺是年太祖以寧遼諸王各據沿邊草場牧放乃圖西北沿邊自東勝以西至寧夏河西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又東南至太寧又東至遼東又東至鴨綠江又北不啻數千里而南至各衛分守地又自雁門關外西抵黃河渡河至察罕腦兒又東至紫荆關又東至居庸關及古北口北又東至山海關外凡軍民屯種田地不得牧放孳畜

其荒閑平地及山場腹內諸王駙馬及極邊軍民聽其牧放樵採近邊所封之王不得占爲己場而妨軍民腹內諸王駙馬聽其東西往來自在營駐因而練習防胡或有占爲己草場山場者諭之上又以朶甘烏思藏長河西一帶西蕃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邇因私茶出境馬之入互市者少於是彼馬日貴中國之茶日賤命秦蜀二王發都司官軍於松潘兩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蕃關口巡禁私茶之出境者又遣駙馬都尉謝達往諭蜀王曰秦蜀之茶自碶門黎雅抵朶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用之彼地之人不

可一日無茶邇因邊吏譏察不嚴以致私販出境爲夷人所賤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專利益制夷狄之道當賤其所有而貴其所無耳國家權茶本資易馬以備國用今惟易財物使蕃夷坐收其利而馬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夷狄哉又命曹國公李景隆賫金牌勘合直抵諸蕃令其酋領受牌爲符以絕姦欺勅兵部諭川陝守邊衛所巡禁私茶出境仍遣僧官著藏卜等往西番申諭之時晉王成祖統軍行邊出開平數百里上聞之遣人以勅往諭之

云自遼東至於甘肅東西六千餘里可戰之馬僅得  
十萬京師河南山東三處馬雖有之若遇赴戰猝難  
收集苟事勢緊急北平口外馬悉數不過二萬若遇  
十萬之騎雖古名將亦難于野戰我馬數如是縱有  
步軍但可夾馬以助聲勢若欲追北擒寇則不能矣  
止可去城三二十里往來屯駐遠斥堠謹烽燧設信  
砲猝有緊急一時可知胡人上馬動計萬兵勢全備  
若欲折衝鏖戰其孰可當方今馬少全仰步軍必常  
附城儻有不測則可固守保全以待援至吾用兵一  
世而指揮諸將未嘗敗北致傷軍士正欲養銳以觀

胡變夫何諸將日請深入沙漠不免疲於和林此茲  
輕信無謀以致傷生數萬今爾等又入廣塞提兵遠  
行設若遇敵豈免凶禍自古及今胡虜為中國患久  
矣歷代守邊之要未嘗不以先謀為急故朕于北鄙  
之慮尤加慎密爾能聽朕之訓明于事勢雖不能勝  
彼亦不能為我邊患矣 太祖既驅元主還幕北已  
無復窮追之意而殘元遺孽不能無犯境 諸王往  
往輕出塞 上在兵間久深患馬少遂戒諭云云故  
尤留意西蕃茶馬定金牌之制令重臣招諭蓋胡之  
勝兵在馬中國非多馬亦不能搏胡唯自守則步卒

馬政志  
馬寺監  
苑馬寺五年增設北京苑馬寺監六年增設甘肅苑  
專理馬政設陝西甘肅二苑馬寺又設北京遼東二  
平鎮江揚州廬州鳳陽州縣各增設判官主簿一員  
年改北平行太僕寺為北京行太僕寺四年應天太  
可用且驅之出境而已實帝王禦戎上策也永樂元

贊曰易稱乾為馬其於繇辭言馬不一馬之用大矣  
余從太史問皇朝馬事自洪武以來略知其本始  
作馬政志

歸先生文集卷之七



